

最近社
會小說

新九尾龜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4 3220B



提 要

交易所 交易所 風起雲湧 舉國若狂 日猶不足 繼之以夜 而一般 橫山公子 白袷少年 大可効尤 設鴉鏢交易所 以售其奸 但鴉鏢交易所 陷人坑也 營業不正 當 農部不能註冊 租界難邀特許 而孫公館三字 正可名 鴉鏢交易所之變相 淫娃蕩子 沉溺其中 可憐不足惜 烈女孤男 因此殺身破產 殊堪痛惜 然二者雖動人 究不足誌其異 獨奇男俠女 墮迷津 而能自拔 以蘭閨弱質 遭匪誘而處處 現其高尚純潔之愛情 猶青蓮之汚於泥 而益顯其皎潔 破奸發伏 神奇突幻 出人意料之外 入乎情理之中 迨夫好事垂成變生猖猝 頓使如花美眷 以生死交而互易其鴉鏢 雖情天莫補 恨海難填 而仗義殲情 足傳千古 以此名鴉鏢交易所又名新九尾龜 挽頹風勵末俗 爲一般沉溺少年作當頭棒

社會小說 新九尾龜目次

第一集

第一回

涉足花叢忽逢暴客

置身香國欲聘姣娃

一

第二回

放白鴿空勞美人計

起黑心長離倩女魂

一六

第三回

大禮堂宏宣黑幕

小假山突遇狂徒

三一

第四回

淑女當爐兩番受辱

冤家狹路一足招災

四五

第五回

五七

對簿公庭俠士入獄

療傷醫院惡棍鬧身

第六回

市僧吹牛佳人拍馬

窮途沒鳥巨網羅魚

第七回

窮巷花枝含別淚

媚鄉風雨送殘生

第八回

拋拆鴛鴦情天待月

浪招蜂蝶醋海翻瀾

第二集

第九回

擎雲閣名馳楚館

汪惠人夢入陽台

第十回

元緒公讓妻侍酒

登徒子遇美傾情

第十一回 二二

流水無情悲捐秋扇
落花有意欲度春風

第十二回 三二

入洋行有心選鑽戒
聚餐館無意結絲蘿

第十三回 四四

弄假成真交換飾物
忘恩負義痛斬情絲

第十四回 五五

投芍贈蘭夫婿奔波傳信簡
指桑罵檜老媪隔室漏春光

第十五回 六六

施離間夫妻入彀
訴冤抑翁婿相規

第十六回 七七

借解放臨婚免難
受鬱怨投江捐生

第三集

第十七回

絕處重生贈金解厄

功虧一簣畫餅充飢

一

第十八回

擎雲閣妙計作鴻飛

佛照樓推情及烏愛

一一

第十九回

充錄事扶搖入雲路

洩冤狀肘腋起風波

一二

第二十回

汪錄事含冤獲罪

余執法仗義秉公

一三

第二十一回

尋夫遠適京華道

弱女權充典獄官

一四

第二十二回

五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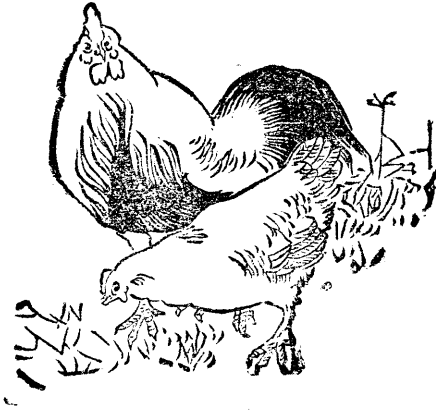
獄底遇知音重登祗席
深宵驚惡夢喜出監門

第二十二回……………六五

笑語破行踪心折佳人司虎獄
罡風吹惡雨天相俠女出龍潭

第二十四回……………七四

妻作妹妹作妻有情都成眷屬
冤報仇仇報冤惡黨卒受刑章



社會小說 新九尾龜 第一集

第一回

涉足花叢忽逢暴客

置身香國欲聘姣娃

話說上海新租界新馬路。有一所新造洋房。極亭臺花木之盛。門釘小銅牌。橫刻着粵東孫公館五個字。這位主人翁的年紀。六十不到。五十有零。論他官階的確。亡清繼名道。（不是存記的記。是繼名的繼。因爲他有一個族中哥子。捐了一道銜。就死了。他却冒名頂替。所以叫做繼名道。）論他聲譽。却是間接大善士。（人家要捐錢。由他去兜攬勸募。等到登報誌謝。却大書特刊某某大善士。慨募急振。那化錢的。反一行小字。或是隱名不彰。所以稱他間接大善士。）大名鼎鼎。時觸眼簾。叫做孫樂山。大凡老上海腦筋中。彷彿很熟識的。這熟識的緣故。大半從報上得來。而報上有他大名者。不是代表。

銜名新奇

名目特別
切中時弊

大書特書

沽名妙法

誠哉斯言

此中老手
入骨三分
奇突

轉折極輕
柔婉妙

宛轉自如

請願便是介紹名醫。因為這兩樁都可得名不傷利。那介紹名醫告白費不必說是有人代繳。這代表請願更是巧妙。原來他捏着團體名義。一有事故。通電和調盲人瞎馬。亂話三千。好在他的電費只消一分郵票。公然快郵代電。逕投報館。一經刊布。舉國知名。自有一班溫小子。聞風鼓噪。吠影吠聲。不過話又說回來了。這孫樂山却實在並無此人。因為這位主人翁的真名姓。不便宣布。只得揀近似的。假定一孫樂山名氏。以便呼喚。累看官們撈摸不着。雖然罪過。却也叫做無可如何。這主人的歷史如此。他的家庭益發奇怪。人家都稱他是烏合之衆。因為他兒子沒定額。女兒無量。數大半不是收買。便是過繼。所以多多益善。但兒女既衆。婚嫁必繁。這也人情之常。他却比衆不同。每一個兒子。總要做十幾度新郎。一個女兒。起碼換七八個姣婿。說什麼廣東通例。不足為奇。而且媳婿雖多。却沒有一點拈酸勃谿。個個融融洽洽。就是逢到別聯新耦。也情情願願的前人讓後客。照例推升。所以人家雖

敘文特別

嘲他家庭烏合。却也佩服他調度。有方閑文。且住單講那一天。是他第三位公子。孫筱山大婚之期。嘉賓滿座。鼓樂齊鳴。少停新娘駕到。兩對扶新。擁進一絕色女郎。與筱山並肩垂立。一對玉人。似紛粧成玉琢。就來賓一聲彩。羞得新娘臉泛桃花。嬌妍欲滴。贊禮的照例喊了一聲。新郎新娘內向立。接着又喊來賓入席。早見女賓席上。轉出一位麗姝。花信般年紀。水也似後生。孌孌婷婷。走到結婚席上。居中向外。恰和新夫婦對面。放出嚶嚶鶯聲道。今日是三公子和楊女士的婚期。吾輩女流。愧無詞頌。却有一段已往事實。結婚佳話。諸君不嫌煩碎。聽吾道來。（以後就借他香吻。作做書的敘事原文。省得另起爐竈。）

話說浙省杭州近鄉。有一位世家子弟。八歲喪父。賴慈母扶養成人。一子兼祧。家私富厚。並無兄弟。祇有一妹。因他姓徐。人家就喚他小徐。但這小徐。雖然質地聰明。却生就一副風流性格。年紀一年大一年。放蕩也一日甚一日。

加之早年夫怙。他的母親。因他是一脈單傳。未免溺愛過甚。起初只在省城。逛逛窯子。闖闖私窩。後來結識了幾個不成材的。把他帶到上海。嗜着了洋場風味。更加流連忘返。今日清和坊。明日福裕里。和酒連宵。笙歌不絕。把他的祖傳的田地方單。成疊塊帶在身旁。當鈔票使。好在他的同鄉世友。到處都有。自有那一般貪重利。賺回扣的。替他奔走設法。今日攬掇典押款。明日慫恿寫絕契。源源不絕。只愁不及化用。他的母親。雖也幾次苦勸。竟究女流。也無法可施。只有祈天拜佛。望他早日回頭而已。單講有一天。那小徐又被那一班狎友。招往一家堂子裏碰和。碰的是一百塊底的二四。本來他們賭錢的目的。並不是在這八圈上做輸贏。是注重在八圈之後。夜靜人稀。在那牌九搖攤上。分大輸贏的。這日因小徐連日大賭大輸。小賭小輸。輸得太大了。因此分外留心。無如手色不佳。到第七圈上。已輸了一百多元。正在納悶。忽聽得上首打了一只九筒。這小徐手內。已有三只。正要喊積。忽見下首已

經和出。小徐留神一看。却是一副筒子清一色。捉的是九筒雀頭。剛剛和着。哈哈奇怪。小徐手中已有三只九筒。連和家一只。上首打出一只。豈不成了五只九筒。這時小徐方曉得入了他們的騙局。不由得怒髮冲冠。把牌使勁的一碰道。怪道吾自入局以來。逢賭必輸。原來多是你們這一班強徒串黨。這時衆人也嚇得直跳起來。把小徐的牌一看。方知出了忒子。見事已如此。索性放出本來面目。個個摩拳擦掌。把檯子撞得如擂鼓一般。聲聲要小徐指出誰是強徒。誰是串黨。若還不出。定要和你拼一你死我活。話聲未絕。却早走過兩人來。把小徐劈胸扭住。衆人一擁而上。把小徐揪倒地上。可憐小徐單身獨一。手無縛雞之力。被衆人攙倒。不由得極聲呼救。正在危急當兒。恰巧隔壁房間裏的客人。聽得喧鬧。跑來勸解。當下把衆人拖開。將小徐扶起。可憐小徐。早已被他們扯得渾身齷齪。衣破血流。抬頭一看。原來解勸的人。也是一個漂亮少年。却生得非常英俊。小徐正要訴苦。却被衆人七張八

開口見人

嘴搶先告訴。反說小徐偷牌詐騙。因此激動公忿。纔把他警戒。此時急得小徐百口莫辯。幸虧那少年很精明。把衆人一看道。諸位不言。兄弟就知道。諸位都是極好的好人。因爲諸位不認識我。我却認識列位。現在別的慢講。且把這副錯牌給我一觀。當下衆人把牌檢出。給那少年細看一遍。又把房內大姐們喊齊。追問這副牌是何人經手取出。有無掉錯。那一班大姐們思索一回。復至小房間內取出。另外一副道。這兩副牌原本放在一處。不知是否調錯。當下衆人把兩付牌倒出。逐只較對。不一時。忽然對出兩只錯牌。却原來一副內多了一只西風。少了一只九筒。一副內少了一只西風。却多了一只九筒。原來兩副擺在一處。以致弄錯。那少年就向衆人道。現在事已弄清。雙方均是誤會。牌既調錯。那輸贏自然也不能作數。依我相勸。大家都算白玩。輸的不輸。贏的不贏。諸位的意思什麼樣。小徐忙答應道。既承相勸也罷。但我今日已經輸給他們一百七十塊錢。應當交還纔是。怪道以前我與他

們每賭必輸。却原來有這樣的奧妙。話聲未絕。砰的一聲。早見一人。掄眉拍桌大喝道。放屁放屁。老子賭了三十年。不知碰了多少大好老。從沒有敢少我一個小錢。你有多大能爲。要想撈回這百幾十塊錢。還說什麼從前逢賭必輸。有這奧妙。難道老子叫他們錯的。詐你不成。說着搶起一把骨牌。兜頭撒上一聲阿吓。早把小徐激得滿頭滿臉。都起紅痕。那少年躲避不及。也噙了幾下。不由得大怒起來道。你們這般不講理。人家好言相勸。什麼就動起手來。須知姓沈的。也不是好惹的人。今日這裏不是講話所在。有話明日到茶會上。去講。衆人道。好好。明日兩點鐘。一定到。誰要不到。算不了漢子。那少年隨手挽了小徐的手道。我們且去。明日再和他們講去。剛正走到房門外面。小徐忽喊聲阿吓。急問何事。却原來小徐身邊所有東西。統統失掉。復回到房內尋找。那裏有什麼踪跡。也不敢向這班惡煞神追問。只好認了晦氣。同那少年出門。到了那隔壁少年的相好處。重新通名道姓。方曉得這少年

姓沈。也是世家子弟。現做着壳。禿。洋行。買。辦。排行第三。人人稱他沈三。很有些名望。當下兩人重復開筵暢飲。小徐把從前結識這一班人起頭。重新細講一番。那沈三也把這一班人的行爲細述。原來都是一般翻戲拆梢。專靠拷竹槓過日子的。沈三又把上海嫖經賭訣。人情利弊。說得透切詳明。如老吏斷獄。又勸小徐節嫖限賭。慎交擇友。種種立身計劃。說得小徐五體投地。心悅神服。頓時痛悟前非。相見恨晚。沈三又把明日茶會上交涉事情。教導一番。又約小徐明日二時合友先到會上。遂各散別。到次日兩點鐘。小徐到茶會上。果見人頭擠擠。奇形怪狀。却個個露出一副兇惡神氣。小徐雖然也招了十幾個人。不料一到茶會上。見了他們人多勢衆。早已嚇得面無人色。未曾開談。倒先溜脫了大半。這時小徐欲退不得。只好硬着頭皮。咬緊牙齒。和他們死。迸。看看時候已過。那依如泰山的沈三。爺。兀自未來。只見那邊昨日的仇人。已放開喉嚨。帶說帶罵的。宣布小徐罪狀。一唱百和。但聽得一片

掌聲。撞檯聲。笑罵聲。聲聲交作。那小徐一看自己一邊招來的人。早已溜光大吉。卽要分辯幾句。却一張嘴那裏響得過他們的衆口。只好如死囚受判一般的悶受。衆人七張八嘴的。有主張罰他賠償名譽的。有罰他叩頭服禮的。那最激烈的竟要以武力從事。正要動手的當兒。忽然走上兩個人來。前面是沈三。後面跟着一個面黃肌瘦的少年。說也奇怪。那衆人見了這少年。頓時寂靜無聲。個個丟掉一副兇惡嘴臉。換了一只和顏悅色。面孔迎上前去。打了一個招呼。只見那少年。却似理不理。大刺刺的。坐定。朗朗的說道。今天老頭子不得空。叫我來關照列位。叫你們安靜些。把那哥兒的注子還了他。便罷我馬上等你們還了。還要去回復他老人家。遲了恐怕又要受他的氣。話聲未絕。早聽得大家喊了一聲對吓。老頭子皮氣不好弄。老二快些把昨日贏的一百七十元拿出來。還了他就完了。說着大家逼着那人把鈔票取出。原物奉趙經那少年。檢點清楚。交與小徐。徐徐收了。謝了那少年。遂各

財
爭氣不擇

一闕而散。小徐同了沈三。宛如得勝班師。剛剛跨出大門。却見起先小徐所招的十幾個人。一個不少。齊來歡迎。小徐還推說。因爲看見他們人多。恐怕小徐吃虧。所以回去招人幫助。小徐聽了。付之一笑。也不去刺穿他們的西洋鏡。好在以後守定宗旨。不與這班人廝混。一心一意。跟定沈三。也就不必計較了。當下謝了衆人。就和沈三同到小徐相好的堂子裏。擺起檯面。總算答謝沈三的意思。二人又商酌答謝老頭子的禮物。把索回的這一百七十塊錢。索性慷慨。一個慨將一百元。送於老頭子。當謝儀。把五十塊分給衆蟹脚。此事總算了畢。到了次日。又是沈三答席。經沈三介紹了許多朋友。什麼經理買辦。都是非常闊綽。小徐初見世面。再把從前相與的那班翻戲。一比較。自然高下不同。酒到半酣。忽一聲龜叫。接着送上一張請客票。沈三一見。票上並不署名。只劃了一個二字。遂卽回了一聲散席。就來當下衆人見沈三還有應酬。大家多推有事。匆匆散席。小徐正待起身告辭。却被沈三拖住道。

我與你雖是初交。承你傾心結合。友誼知己勝似骨肉。我的朋友就是你的朋友。我正要替你介紹。說着不由小徐做主。握手出門。跨上車兒。逕往那請客所在而去。到門下車。走上扶梯。跨進房間。小徐一看。只見一房間。多是女人。個個打扮得十分漂亮。弄得小徐如入衆香國。目迷五色。也分不出誰妍誰媿。正納悶當兒。忽沈三介紹道。這些多是家姊舍妹。都來厮見。隨指着頂大的叫做大姊。二姊。其餘什麼四妹。五妹。七妹。八妹。弄得小徐昏頭昏腦。胡亂應答了一番。好笑小徐雖然混了幾年堂子。却從沒有同良家閨秀作過件。更見那些女子。個個舉動活潑。風流華貴。益覺自形慚穢無地。自容幸虧那些女子。却落落大方。毫無鄉間羞澀神氣。少停入席。那衆姊妹也居然寫同票。喊堂唱。各人叫了各人的相好。猜迷行令。觥籌交錯。其中最天真爛漫的是四妹妹。和叫來的小堂差。兩人各捉了一頭金毛小犬。居然強着狗。做的。親。不料那一條雄的。不願意。突然間奮身一躍。跳上檯面。把檯上盞兒盞兒。

憨態可掬

宛然小兒
女羞忿妙
態

預兆

神龍煞尾

打得落花流水。嚇得衆人起身不迭。忙喚娘姨們重新收拾。再擺檯面。那小徐見了四妹妹這般的嬌痴可愛。年紀又和自己相彷彿。再把他面貌細細偷窺。覺得眉目口鼻。沒一處不生得可愛。就使把米粉兒。像心適意的搓也搓不到。這樣的妙處。不由得越看越愛。心搖搖不能自主起來。此時那四妹妹自闖了狗禍之後。却文文靜靜的一個人。低斟淺酌。只顧飲酒。不防小徐暗地直窺着他。等到抬起頭來。見小徐兀自目不轉睛的看他。不由得兩朵紅雲直透雙頰。再一瞧諸姊妹視線都集中他。二人益發羞得無地自容。一時惱羞成怒。使性把手中的淡紅帕子兜頭一罩。那衆姊妹見他一罩。不禁鬨然大笑道。你們看狗做親做不成。人做親倒做成了。不是新娘子已經遮了面。紅塵羞得那四妹妹益發不能忍耐。突然立起身子。奔下樓梯。跨上包車。就此溜掉。當下衆人見時候已不早。也就此分道而散。自此以後。小徐天天和沈三作伴。逢着日間。沈三行內有事。好在他的兄弟姊妹衆多。就在他

的家中。打打撲克。投投麻雀。那沈三的老子和老母。又非常愛他。把他當做乾兒子看待。那四妹妹也不似先前那般羞縮。二人哥哥。妹妹。形影不離。但是梁園雖好。終非久戀之鄉。可憐小徐的家中老母。終日倚閭盼望。不是寫信來催。便是差人來找。那沈三見小徐專事游蕩。也非久計。因正式勸告道。大凡一個人。不論貧富。終要幹些事情。方對得起自己。你今在上海。雖然不似從前胡鬧。然沒有事情。無緣無故的。宕在上海。教你家中如何放心。而且名譽上。也很有關係。所以依我意思。總要替你謀一個事務。不論出息。祇須身有着落。也好回去安慰你的母親。總算現在改過。自新。在申就事。一來可以使你合家放心。二則於名譽上也覺正當。從此安心樂意。朝朝聚首。豈不是好。那小徐聽了。不禁笑逐顏開。忙作了一揖道。你真是我的重生父母。那是再好沒有的了。一切費神。我總聽你指揮便了。當下沈三就慨然自任。不多幾日。果然替他在壳秃洋行掛了一個名字。替他支些夫馬費。每逢他高

興時候到行內走走。並不限他時刻。叫名也。總算一位康白渡事已妥貼。就命他回家安慰。果然那小徐的母親聽見兒子歸正。已喜得眉花眼笑。又聽見兒子現在已能替外國人辦事。益發樂不可支。小徐又把從前被翻戲局騙。幾遭毒手。幸虧沈三如何搭救。如何勸他斷絕舊交。改邪歸正。如何替他謀事。把沈三擡得如前賢古聖一般。他母親聽了。恨不得奔到上海。朝着沈三磕他一百個響頭。謝他勸導之功。當時小徐卸裝甫畢。就在家料理了一個禮拜。就搜刮了許多財物。別了老母。重回海上。此番小徐也不必另借寓所。一直逕到沈公館。衆人接着。非常歡迎。早已替他收拾好一間精緻臥室。從此小徐就把沈公館當自己的家裏一般。日間到洋行裏走走。暇來便和沈三兄妹同耍同玩。那壳禿洋行的生意。却也非常廣闊。那小徐自知才力上自愧。沒有幫助的力量。經濟上。着實可以分些擔負。因此不惜犧牲。拼命的報効。無如年運不佳。十樁生意。倒有九樁虧本。這也勝敗常事。不足爲患。

接笋妙

但小徐的年紀。一年大似一年。家中既無兄弟。又單靠他一子雙祧。他的母親望孫心切。幾次和他提親。他總是推三阻四。嫌那樣。怪這樣。終不肯就。這回他母親。因他能學好。恰巧有一戶大家閨秀。願意聯姻。就煩那小徐的母舅。作伐。親到上海。和小徐當面說合。那母舅果然趕到上海。按着地址。尋到沈公館。會着了小徐。把他母親的意思。說一個詳細。豈知小徐自從結識沈三之後。那一片癡心。早已被四妹妹吸收了。去。憑你一等天姿國色。莫想動得他分毫。只因沈氏豪華自己。樸素一恐。攀不上。二也無人說合。今日恰巧母舅到來。正好借此一試。當下就將自己的意思。和他母舅商酌。他母舅見媒人做不成。又白白地空跑一躺。那裏肯依。那小徐也知道他母舅的皮氣。原來他母舅本是一個鄉間窮措大。教着幾個鼻涕。因出息甚微。又酷好杯中物。幸虧靠着小徐的母親。常常補助。纔得過去。這時小徐也不和他爭執。只把別的事談談。講講。那沈三的兄弟姊妹。知道這是小徐的母舅。

多來厮見。非常親熱。又擺起極盛菜餚。請他飲喝。好笑小徐的母舅。自出娘胎。從沒有見過這樣的排場。見擡上使用的碗筷瓶盒。都是金鑲成銀製。就看看。這樣瞧瞧。那樣好似劉姥姥。初入大觀園。那衆姊妹。見他這樣土頭土腦。益發拿他開心。你也敬一盃。我也灌一盃。灌得他樂不可支。從此這村學究。就似入了迷魂陣。一般。把初來時的情景。早已丟諸腦後。小徐見時機成熟。就甜言蜜語。央告他。叫他去向沈老夫婦求婚。把四妹妹許配他。又誇四妹妹如何賢慧。沈家如何豪闊。洋行生意。如何有出息。倘使親事成功。你老人家。可以不必當什麼村學究。也可以在洋行裏。發他一萬八千大洋財。他母舅聽了。自然喜出望外。當下一力擔任。果然先打通沈三的路。同去向沈老夫婦巧爲說合。不知沈老夫婦。能否允許。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放白鴿空勞美人計

起黑心長離倩女魂

話說沈老夫婦見小徐母舅來說婚。初時不允。只推四兒最所珍愛。不願遠嫁。那小徐就允許他。在上海另租住宅。決不回鄉。寧可將家屬遷來。移尊就教。但求親事允洽。那沈老見無可推諉。也只好俯允。那母舅見事已妥貼。馬上回家。向小徐的母親一說。他母親聽說。要在申久住。大不爲然。經不得那母舅發財心切。再三慫恿。也只一聲長嘆。點頭答應。他母舅見兩方都已成功。馬上一氣趕到上海。把喜信報給外甥知道。就此幫同外甥料理租房子。行聘禮。不一時。居然把房屋租定。三上三下。石庫門。簇嶄清鮮的外國傢俱。却也非常氣概。又把聘禮端整。窮極奢華。行過聘禮。事算定局。雖然分了兩宅。其實兩方男女。却仍舊混在一處。不是你來。便是我往。好似沈宅設了一處分公所。不多時。那小徐的母親。因急於抱孫。已替小徐擇了吉日。與他們成其好事。那小徐的老太太。雖然不願意離鄉背井。但爲了兒子的終身大事。少不得也要去走一遭了。遂和他女兒二姑。整頓行裝。把家中一切了理。

妥當。把應用的東西。統統搬至上海。小徐接着見母親妹子都來了。非常高興。當下就同了妹妹。一同入宅。從此天天置備新婚的器具。但凡不論什麼物件。都先與四妹妹商量。祇須合四妹妹的心意。就不惜千金重價。單是一間新房的裝飾器具。已化了二千多塊錢。其餘的。也不可勝計。那一種豪華氣概。也說不盡許多。到了吉日。那四妹妹打扮得如天女散花一般。與小徐倆。雙雙結了婚約。成就了如花美眷。那徐老太太見了這一對佳兒佳婦。也不由得笑逐顏開。那小徐的妹子。排行第二。因此呼他二姑。年紀也和四妹妹相仿。二人非常投機。如親姊妹一般。終日裏一塊兒玩耍。有時也被四妹妹。攜至沈家遊玩。因此與沈三等衆姊妹相識。那二姑的才貌。本不下於四妹妹。又經那沈氏的陶鎔。頓時把鄉間閨秀。一變而爲海上的時髦女郎。却也別具風流。特外漂亮。別人還不措意。獨有那沈家三公子。如熱鍋上螞蟻一般。有些坐立不安。但是一個兒越是親熱。一個兒總似若。卽若。離沈三沒

奈何只得另打主意。又想到了那貪財好飲的小徐令母舅身上去。心想這
個老頭心眼極小。只須略施小惠。不怕他不爲吾所用。果然不上幾時。那小
徐的母舅身心手足無一不爲沈三所收買。沈三又允他事成之後。替他在
行中設一位置。月支數十金外。尙有無窮的希望。那老兒聽了。自然拼命和
他老姊說合。你想那徐老太太。祇此一女。那裏肯輕輕的把掌上明珠。許給
一個不知來歷的外省人兒。徑不得。那老兒又串同了小徐。兩路夾攻。你一
聲。吾一句。說得天花亂墜。那小徐的母親。又是墨守三從上的夫死從子主
義。以謂古人的說話。總不吾欺。兒子既然答應也只得允了這門親事。那沈
三一方面。少不得也。行了一番普通的聘禮。再說那小徐自從結識沈三。直
到結婚之後。對於堂子賭博等事。雖然減却了許多。但洋行裏的虧本。以及
對於沈宅的交際費用。實然不少。比較從前。狂嫖濫賭的時候。反覺有增無
減。不過落一個名譽上的正經罷了。但那四妹妹。本來揮霍慣的。而且夫婦

闊少年類
都如此

之間。又非常愛好。小徐拼命的供給。猶恐他不歡。那裏肯道半個節省的字。來。因此四妹妹的用途。日甚一日。而小徐的手中。亦日窮一日。而且小徐天生驕傲的性質。手中越是窮迫。那表面却越做得很寬裕的樣子。那四小姐雖似有些覺察。究屬年輕。一心偏向母家。不甚顧惜。那小徐的母親。早已百事不管。幸而遺產甚大。不致十分破露。未幾那四小姐。已身懷六甲。屆期呱呱墮地。果舉一雄。此時合家大小。非常歡悅。三朝彌月。備極鬧忙。那小徐的母親。此時見孫子也有了。女婿也有了。兒子媳婦。又非常的和睦。覺着自己青年扶孤。守到這般地步。總算心滿意足。非常快樂。不料衆人俱樂部。偏有一人在那裏。抱向隅泣呢。你道是誰。却原來就是初育寧馨的四小姐。單講那四妹妹。自生產以後。忽然把從前一片天真。嬌癡揮霍的態度。一變而爲多愁多慮的傷心人。他婆婆丈夫。也覺非常詫異。多方盤問。總是含淚不語。不但如是。並且自從彌月以後。對於他家中的人。非常冷淡。凡有姊妹來望。他

奇奇

奇奇

總是似理不理。憑你勸他吃大菜。坐馬車。總給你個一概不賞光。反在家中粗頭敝服的作那鄉下管家婆的勾當。那小徐實耐不住。再三的逼問他。方纔正正式式說道。大凡一個人。總要想到終身結果。不能只圖目前快樂。存着個得過且過的心腸。試問得過固可。且過等到不得過的時候。請教如何。過去你我夫妻須講實際。現在你這秃洋行的貴買辦。每年薪俸賺不了幾百金。虧本却少。則數千。多則幾萬。再加終日的浪用。還有我們這一班姊妹們。帮你消耗。即使你府上有鄧氏銅山石家金谷。恐也經不起這樣的剝削起先呢。一來我的出身也有些模模糊糊。二來年幼。不免受人愚弄。現在呢。已經替你生了這麼一個兒子。大概你也離不了我。因此想起久遠的方針。我也知道。你手中雖已外強中乾。若絕早回頭。尚可支持度日。依我相勸。你把那秃洋行的買辦。早些辭掉。與我的姊妹們也少些往來。我和你閉戶弄兒。敷衍他一年半載。遷回家鄉。做一對田舍夫妻。豈不是好這一席話。

說得小徐毛髮悚然如夢初覺。不因不由的。抱住四妹妹。放聲大哭。只也是感逢知己情。不自禁所致。當時小徐果然打定主意。把壳禿洋行的買辦辭掉。和沈三姐妹們也漸漸的疏遠起來。果真足不出戶。和四妹妹抱兒子。消遣却也自得其樂。再說那沈三見小徐無緣無故的。把職司辭掉。好似失了一座泰山之靠。別的不打緊。這墊款的主子。一時再向那裏去找呢。想了一回。沒有別法。只好去運動他的令妹。想託他在丈夫面前挽回。不料不但毫無效驗。連和他們一班母黨姐妹。宛如斷絕往來一般。這一氣直氣得沈三三屍神暴跳七巧內生烟。當下和衆姐妹研究他。這忽然斷絕的緣故。突然想着道。噯。噯。是了。是了。不差。不差。那衆姐妹忙問他想着了什麼。那沈三就把四妹妹生了兒子。就丟掉了根本計劃。他倒想安然享那家庭的幸福。噯。我沈三難道爲一女子所賣也算不了……我看你這福享得成呢。享不成。試試我的手段。說着忿忿的出了門。幹他的勾當去了。再說那小徐夫

婦倆把玉雪可愛的小兒你抱來吾抱去當作玩意兒儘量取樂看看一天大似一天依四小姐的意思本想自己哺乳無奈小徐算憐他嬌弱執意不從而雇來的乳娘多不合式小兒未逾周歲那奶娘倒已換了十來個這時候雇的奶娘又因一言不合掉頭逕去丟下孩子沒有乳吃通霄啼哭那小徐夫婦心中非常痛惜却急切之間一時那裏去找幸虧那沈公館裏究屬路道廣闊聞悉之後早已替他覓了一個乳娘年紀很輕人才也還合式不過是半路上覓來的至於靠得住靠不住他們却不負責任那小徐夫婦只求有乳萬事不較當下那奶娘就和和順順的在徐府中作乳娘住了有兩三月上下都甚相得那小徐夫婦也甚爲信託一日四小姐和他姑娘有事出外小徐一個人在家也覺非常寂寞就獨自到外邊去逛逛家中只剩一位閉門念佛的老太太和這一個乳娘與小主人等到晚上姑嫂二人回來那四小姐半日不見他的好兒子心中非常惦掛一到家就急匆匆的去望

那小孩。只見房中空空的。那裏有什麼孩子。連奶娘也不知去向。再上上下下。一找。也沒有影兒。忙喊起別的傭人。都稱不知道。又到外邊路上。及左右鄰居。統統尋遍。那裏有一點影子。這一急。直急得四妹妹目瞪口呆。衆人也覺非常詫異。不久小徐也回來了。一聽孩子失蹤。也吃一大驚。當下急急差人四處訪問。又到沈宅探問。都無踪跡。那沈宅聞信。也都趕來幫同尋覓。直鬧到夜靜更深。仍無踪跡。急得那四妹妹死去還魂。看看天將破曉。依然音信杳無。衆人知道沒有的了。再細細檢點。家中飾物。方知這乳媪有意捲逃。原來他把四小姐。平素落眼的細軟東西。搜刮殆盡。統計算來不下近萬。那東西却也在其次。這一個鮮瓏活跳的小寶貝。叫他心中如何捨得。但乾急也是徒然。當下由沈三出主意。一面報輔房。一面差包探。四處尋覓。此時小徐夫婦。只知搶地呼天。號陶痛哭。那裏有什麼主意。只好聽憑沈三主使。開了一個多月。事情依然杳無影響。那各種的費用。已化去不少。可憐那四小

姐氣得昏頭昏腦。終日裏。茶不思。飯不食。看看懨懨成疾。衆人雖也多方解勸。那裏能够丟得開。捨得下。索性這小孩死掉。倒落一個乾乾淨淨。付諸天命。偏偏死又不死。生生地把他活拆開。每每睹物傷心。但見那小孩穿的睡的玩的。色色依然。單單少了一個生龍活虎。玉雪一般的兒子。每到朦朧睡去。常常見這孩子嘻嘻的。向着他笑。呀呀的學話。一到金鷄三唱。依然繡帳人空。又想起自己終身計劃。原想爭爭氣。所以情甘淡。撲洗却繁華。脫離魔窟。博一個終身結果。不想突遭此變。豈不使母屬姐妹暗中竊笑。越想越淒涼。禁不住放聲痛哭。衆人見他過於悲切。恐成疾病。因此千方百計。想使他少舒愁悶。恰巧其時。那沈公館的老夫婦生日。照往常慣例。應當齋齋星官。念念宣卷。却也極爲鬧忙。那四小姐的婆婆徐老太太。與姑娘等。竭力的慫恿他去隨喜。隨喜散散悶。那四小姐本來視他家屬如仇恨一般。再加失去兒子。恐他們訕笑益發不願前往。經不得那婆婆不知就裏。死要逼他去。那

聲淚俱下

四小姐本來對於他白髮姑姑非常孝順。見他老人家執意苦勸，不忍拂他美意，不得已勉強去。那老人家見他願去，非常歡喜，又命兒子一同前往。總算替丈夫丈母拜生日。那小徐自然遵命。當下和四妹妹拜別母親，妹子套好馬車。不過那四小姐此番出門，不但不甚願意，並且好似生離死別一般。臨別的當兒，執了婆婆姑娘的手，大有依依不捨之態。含着一泓秋水道：「婆婆年紀高了，妹妹在家好生侍奉我。那孩子今生想來也不能見面的了。妹妹能替吾留心訪問，萬一此兒不死，能留一脈香烟，吾雖生不能見，死也瞑目的了。」說罷，放聲痛哭。衆人見他又上了心事，忙解勸一番，扶他上車，一直往沈公館而去。不一回車到門口，那小徐忙扶了四妹妹進去。見了沈老夫婦及衆姊妹，這時候人已集齊，非常熱鬧。那小徐夫婦免不得應酬一回。拜了壽星，和衆人隨意玩耍。不一時天已薄暮，堂上已擺了筵席，大家依次入座。那沈老先問四小姐的孩子有無消息。那大小姐忙接嘴道：「可惜這一

個玲瓏乖巧的孩子如何會白白地丢了。丢了不打緊却把四妹妹的終身希望豈不憑空失掉麼。接着那二小姐又道對吓吾想四妹妹一個人終日裏足不出戶辛辛苦苦的扶養他。巴望他長大成人。享那家庭的幸福。如今憑空的出了這岔子。這纔是天命不由人算呢。依我看來。反不如和我姐妹們今日逛逛戲院。明日上上菜館。倒落了一現現成成的眼前快樂。你一言我一句都是冷嘲熱罵尖酸刻薄。氣得四妹妹哭也不是笑又不是。恨不得掘個地洞鑽了下去。正在難挨的當兒。忽見沈三已吃得醉眼朦朧。插嘴道。這也不能單怪四妹妹命運不好。總是我們沈家沒有福份。拈這個好外甥不信。你們試瞧大凡我家嫁出去的女兒。那一個有兒有女有好結果的。不是夫妻離異。定遭家破人亡。如今四妹妹忽然要想迢羣立異。勤勤儉儉的創一份人家。做一個子孫。太太這如何不遭天忌呢。依我相勸。還是明白些。和吾姊妹們玩玩。要要過些快活日子。這才不虛度此生呢。那四妹妹不聽。

猶可一聞此言。頓時柳眉直豎。杏眼圓睜。陡然想起這捲逃的乳娘。本是他們代覓的。莫非就是這一班兄妹們。串通一氣。拐去小孩。好貫澈以前的侵略主義。麼。越想越像。一時氣忿。填胸。禁不住一陣狂笑。道：「好好你們使的好詭計。搶了我的孩子。反來取笑我。我如今也不要命了。把你們這一班狐羣狗黨。狼心狗肺。殺人放火的罪狀。宣佈宣佈。拼一個同歸於盡。說着。嘩。一聲把棹上的碗盞。像生打得精光粉碎。說時遲。那時快。那沈三一方面的見他發武。口口聲聲要宣布罪狀。一時情急。智生大家異口同聲。喊：「四小姐發瘋了。一面喊。一面一擁而上。把四小姐兜頭抱住。握手的握手。掩嘴的掩嘴。牢牢捉住。可憐四小姐嬌弱身軀。那裏掙得過。強得脫。衆人的蠻力。連嘴裏要想分辯幾句。我並不發瘋。却被衆人把櫻口擰住。那裏喊得出聲。此時那小徐雖在傍邊。見妻子被執。打算上去搶救。却被衆人團團圍住。莫想走得。上身正在傍邊。乾急。忽聽得沈老喊了一聲快。送醫院診救。遲了。就要闖禍。

衆人聽了，就把四小姐橫拖豎拽，擁出大門。恰巧有沈三雇的接送馬車，停在門口。馬上把四小姐擁上馬車，鞭稍一指，四足如飛。可憐四小姐在車中，還喊着小徐的名字，極聲呼救。可憐小徐聽了四小姐臨危吃助的哀鳴，早已痛得肝腸寸裂，無奈自己單身獨一無力，挽救只好很命的望着馬車追。你想兩條腿如何奔得過四只脚，但見馬車繞了幾個灣，早已去得無影無踪。等到小徐喊着黃包車，望原路上找去，却那裏找得着一些影踪。又不知他們是到那一家醫院去的，沒奈何只好回轉沈家，打探是送往那裏醫院。這時沈公館裏，只存老夫婦和幾個小姊妹。那沈三往醫院去，兀沒有回來。當下小徐就追問兩老，那醫院的名字。兩老都推不知，沒法只好等沈三回來，問明地址再去探望。直等到三更時光，那沈三才得回來。小徐忙問他，送在那家醫院。沈三推說這種患瘋病的，和時症一般。普通醫院和租界的隔離防疫等醫院，都不肯收。另有一種特別私立的隔離醫院，專收這種風癡。

疫症的所在。現在已把四妹妹送上黃泉路的隔離醫院。今日已晚。醫院規矩不能探望。你明日再去望罷。小徐沒法。只好坐待天明。到了次日。急急忙忙。按着地址。趕到黃泉路上。找着了隔離醫院。一心想夫妻會面。不料那無情的劊子手。守定隔離主義。擋住內院。休想走得進去。憑你小徐苦苦哀告。他總是一副殺人不眨眼的面孔。後來纏得他火冒敬了一句淡描風爐。把他趕出大門。可憐小徐連跑了三日。總不得一見那多情多義四妹妹的嬌容。第三日早上。剛要想法去望。却早得了黃泉路上的報告。說四小姐已於昨日晚。上魂歸天府。這一聲霹靂。傳到小徐耳中。照例總應該說一句不是。昏迷不醒。便是死去還魂。豈知偏偏出人意外。那小徐聽了。反放聲大笑。這一笑。直笑得天愁地慘。比哭更要悲切。從此那四小姐既被誣痴病而殞命。這小徐却氣成真痴。而出亡。此是後話。再講那四小姐既故。小徐已瘋。當下他的母親和沈氏諸親。把四小姐即日成殮。停柩會館。可憐那小徐的母親。

好似做了一場春夢。一會兒兒子瘋。媳婦死。孫子亡。滿懷悲痛。老淚縱橫。不料古語說得好。福無雙。至禍不單行。一日冷不防。那小徐一個人瘋瘋癲癲。逃了出去。四面追尋。毫無下落。一連幾日。音信杳然。眼見得死多活少。雖然差人四下打探。有的說是有人見他投浦自盡的。有的說被電車輾斃的。也有人說他趁輪出外的。議論紛紛。莫衷一是。究屬小徐性命如何。直待後文始能了解。

第三回

大禮堂宏宣黑幕

小假山突遇狂徒

話說徐老太太突遭家變。悲傷過份。年老之人。如風中之燭。那裏經得起。這樣的橫逆。摧殘。好好的一份人家。弄得這樣下場。把多年扶孤守節的辛勞。付諸流水。連徐氏宗祧。也就此斷絕。一人悲悲切切。不上幾時。也就一命嗚呼。與世長別。丟下這位二姑。孤苦伶仃。無依無靠。幸虧他還有個寶貨。好娘。

舅自從把外甥女兒的終身。葬送給沈三之後。他已交換得一個。禿禿洋行的小職事。其實不過。噉一碗閑飯罷了。這時知道小徐的母親死了。忙忙的奔來了理喪事。那沈三也趕來。在他未婚妻跟前獻殷勤。却也曲盡半子之道。等到頭七方過。那沈三就逼著小徐的母舅和二姑相商。說一個人孤孤悽悽守這一座空屋。很不放心。好在已經訂婚。不如早早成就。便有照應。那二姑那裏肯從。可惡這很母舅。一心巴結沈三。仗着自己是母舅之尊。又欺他外甥女兒年幼。無告。死命的和他爭執。一次不從。二次二次不從。再次再三強說軟騙。使得那二姑無法遁飾。心想左右是挨不過的了。不如給他一個空。心。湯。糲。然後再慢慢的計較。當下打定主意。就和他母舅約法三章。說結婚則可。但母死孝服未除。結婚之後。仍須分居。他回他的公館。我住我的家中。各不相犯。等到三年服滿。再行併家。如若不依誓死不從。當下那母舅就與沈三往返商酌了一回。由他母舅作主。取適中辦法。先行結婚。結婚之

後以一年爲限。等滿周年之後。把房屋退掉。遷入沈家。再成洞房。那二姑見再無可說。只好權且應受。也就當場允諾。回復沈三。擇定日期。就和徐二姑在勿開心路。碧山花園。成爲夫婦。結婚之後。果然那二姑根據條約。老實勿吝氣。請沈三公子。尊便。各分疆界。凜不可犯。弄得沈三無法可施。無門可入。沒奈何。又想走起內綫來。因知道二姑寂寞。把他的第五第六兩個妹子。教他們去相伴。趁便就替他運動運動。好借此爲進身之計。豈知這一著棋。子却大弄錯了。你不用這條計策。却還有些希望。你使了這計劃。不但賠了夫人。折了兵。將。反那那沈公館裏的家庭。烏合之衆。什麼老爺太太。奶奶小姐。一個個的醜歷史。真憑實據。被這小小徐二姑。計伏了五六兩個小姊妹。費了一年心血金錢。調查得明明白白。證據確鑿。等到一年期滿。那沈三正預備做新郎。償宿願。却被一位律師。輕輕的。下了一封書信。把沈公館裏的老爺太太。爺小姐。一籊腦兒。喚到跟前。對了那徐二姑。好似死囚見法官一

般俯首聽命。徑那二姑把一樁樁罪狀披露罄盡。又把自己所要求的條件。逐條表示。問他願意官休私休。如要私休。須遵他條約。那衆人知無可推賴。自甘休私。情願一輩子遵守各約。服從他的命令。那律師又命他逐個兒簽字。打指模。蓋手印。就將這一起案子存檔。從此那律師就爲這二姑的身命財產的保護人。那沈公館的衆人就做了二姑的部下奴僕。拱手聽命。不敢稍違。至於他們的什麼歷史。什麼罪惡。如何條約。這個却那徐二姑現在還不願宣布。因爲既要他們擔這義務。也要替他們守些秘密的權利。（以上均接第一回結婚席上的佳人演說。以下方是作書的正文。）

却說那孫公館結婚席上演說的女子。說到此處。忽然對着衆人高聲說道。列位知道那家破人亡。子身無告。幸虧律師和五六兩妹的力。纔能保全清白。力制羣凶的徐二姑是誰。却不才就是區區徐劍霜。那誤墮奸謀。因痴殉義的小徐是誰。就是我的哥哥。徐劍鳴。說着又對新娘道。你道這忍心害類。

詭計多端的沈三爺是誰就是今日並肩垂立的新郎你那多情多義的三公子也是我已棄的丈夫孫筱山可知他已做了幾度新郎你還當他初聯佳耦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可憐你那真心實愛的未婚夫正在那黃浦江頭臨危痛哭呼妹妹呢一面說一面忽然取出一張證婚書道你們不信吾還有那從前和他訂婚的證書說着把證書朗誦一遍又給大衆一瞧見果然是孫筱山和徐劍霜的證婚書當時那新娘聽得明明白白忽地伸手把頭上遮的兜紗撕掉奔到席上來把徐劍霜和身一抱放聲大哭嘴裏只呼姊姊救我我已不願和他成婚了那徐小姐却不慌不忙樓着新娘說道妹妹不必如此我要不救你也不到此處來了但是從古以來結婚席上只有介紹人從沒有解散人婚姻的道理但是爲了妹妹的終身大事也顧不得什麼只好對不起那新郎孫三爺了說畢扶了新娘嬈嬈婷婷走下席來行不多步忽又回身道我却忘了今日新郎的婚事既經解

散。那新婚證書自然也沒有用處。索性由介散人替你們收。下作一個紀念。罷。說着就把自己的一張。和新置的一張。一併捲好。又向新郎道。那新娘結。娘的損失。和吾介散人的謝儀。煩你明日一併送到吾那裏。吾明日在那兒。等你呢。說畢同新娘出了大門。跨上汽車。一聲汽笛。早已揚長而去。（真是如入無人之境。）再表那新郎孫筱山。見好好的一樁美事。被這徐二小姐。滔滔滾滾說了一大篇。他說的還不過大略情形。可惡那一個做小說的。在傍邊替他加油。加醋。繪影繪聲。把這些言語瑣屑。從第一回說起。直說到第三回。把他隱事說得毫髮無遺。就口饅頭。輕輕打掉。這一氣直氣得非同小可。可當時恨不得把徐劍霜。生吞活咽。無如他一來有保護的律師。二來自己有罪狀在那裏。和他越爭越僵。沒奈何。只好忍氣吞聲。徐圖報復罷了。當下衆來賓上下人等。見不是頭路。也就一閃而散。再講那徐劍霜。把這新娘救出重圍。駕上汽車。爲風馳電驟一般。直往他的俱樂部而去。不一回到門下。

車把新娘接進俱樂部暫且按下。再講這俱樂部是個什麼所在。却原來那徐劍霜徐小姐自從誤適匪人。把一班奸黨制伏後。把他令兄在壳。禿洋行所失的資本追回不少。又勒令他的假夫孫筱山供給使用。再加他自己被老兄劍鳴化剩的財產。却也稱得起一個海上小康。不愁吃用。不過他自己被這一班拆白黨害得家破人亡。更想起海上地大人稠。那拆白黨也不止這一班。受害的人也不止他一家。可憐受苦無告的。正不知凡幾。吾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好在自已子然一身。無拘無束。名義上雖有丈夫。實際上可抱定那獨身主義。寧犧牲自己。願天下有情人多成眷屬。把那一般拆白黨的奸謀。逐一敗露。方顯得吾女界還有人在。立定主意。就在那交通便利的白克路相近。租了一所高大洋房。名叫做女子俱樂部。爲女界行樂的所在。實際上却是一個秘密的機關。內容組織得非常完備。也有女律師女書記女稽查。這女律師就是徐劍霜的保護律師之夫人。有事虧他丈夫出庭。儘可

放膽前行。那事務最繁的是女稽查。因爲調查一切。全賴着他。因此當這職司的人數也最多。內中最得力的開國元勳。却是那沈三孫筱山的五六兩妹。因爲替徐劍霜打探他令兄。和孫公館衆人歷史。纔得收伏他們。後來不敢回家。就在徐劍霜那裏充做總稽查。却也非常得力。從此那女子俱樂部成立之後。凡有那被拐被誘。被污被賣的無告女子。受過拆白之害者。一經投訴。無不立代報復。追償的追償。成全的成全。雪恥的雪恥。莫不愉快而去。再加遍派調查。凡遇拆白一有舉動。暗中掣他們的肘。等到好事將成。突然刺破。使他事敗垂成。人財兩失。因此暗中保全的女子固多。而成全人家良緣骨肉。却也着實不少。就是那孫公館的黨羽。屢遭失敗。他明中雖不敢和你爭鬥。暗中却時時分兵調將和你廝併。經不起那徐劍霜兵來將擋。水來土掩。總殺得你棄甲倒戈。望風奔潰。別的慢講。單表那新娘臨婚決裂的一段快史。也足顯女子軍的利害。閑文少住。單講那新娘子。本姓楊。名喚絮青。

他的父親名叫楊繼丞。原是一個前清遺老。手裏有好幾萬資財。只因專制變了共和。沒有他的噉飯地。因慕海上繁華。就搬到上海。在靜安寺相近租了一所住宅。享那清閑之福。只是沒有兒子。單生一女。却生得聰明美麗。珍愛非常。因捨不得嫁出去。想招一女婿。俾得長依膝下。恰巧他夫人汪氏有一姪兒。名叫汪惠人。父母雙亡。家中只有叔父。替他掌管家務。年紀與女兒絮青同庚。却也生得面清目秀。和絮青比較起來。真如一對粉孩兒一般。不過絮青的天份較高。生得聰明精幹。就不免多愁善慮。惠人却質地渾樸。誠一不二。也不免易受人欺。夫人因他父母雙亡。愛如己出。因此帶在身邊。替他上學讀書。他們小兄妹倆。哥哥妹妹。極其和洽。自幼一塊兒讀書。同行同坐。同起同眠。兩小無猜。青梅竹馬。度那甜蜜光陰。兩老見了。也非常快樂。後來漸漸長大。他們此時已搬到上海。因兩小不願離開。仍舊帶他倆在一處。就上海揀了兩個學堂。送他們分途入校。日間雖然不能在一塊兒玩。一到

晚上散學。那惠人就急急匆匆。奔到女校門首。迎着了妹妹。兩人手挽手的。回到家中。不是執卷問字。便同步踏青。甜蜜光陰。最是好過。忽忽之間。兩人俱已長大。那二老就把自己的心事。和兩小的愛情。央人轉告惠人的叔父。那叔父也極表同情。當時就匯了一千塊錢。交楊宅代辦定禮。和惠人身上一切用途。那繼承就一一照辦。又替惠人化了二三百塊錢。購了一枚鑽戒。和女兒互相交換着扣帶。就算替他小兄妹倆。訂了婚約的紀念品。那楊公夫婦的快樂。自不必說。從此真把惠人。當自己兒子看待。那小兄妹倆。由總角之交。進而爲同牕膩友。由膩友而訂爲夫婦。那一種感覺。自然與尋常的比衆不同。好在他二人。本不迴避。又受了些新文化。益發毫不羞縮。無話不談。方得訂婚。他二人倒已在那裏竊竊私語。籌劃將來的消遣。依惠人的心中。愛游歷。和絮青商議道。將來在一塊兒死守。日久終覺厭悶。依我的意思。買一只輪船。我做了買辦。你做了賬房。裝一所精緻房間。今日開到江洋大

小兒女情
景逼真
多慮多愁
與天真樸
實口吻如
見

海賞那一片汪洋。明日到深山。曲水玩些飛泉瀑布。借海上風光度。我們新婚。蜜月。你道如何。他妹妹也欣然贊成。只隔了一宵。他妹妹忽然又慮着海上風波。危險可怕。又請取消前議。那惠人又想起西湖風景。多名山佳水。若購地一方。竹籬茅舍。荆釵素服。做一對世外鴻光。豈不更妙。絮青又道。不好。不好。吾想西子湖邊的女子。多些紅顏薄命。被薄倖郎葬送。沒有一個好結果的。只落個憑人憐吊。說來說去。各處的繁華。總比不過上海。你想上海。憑你什麼多有。你如愛游。有花園遊戲場。愛看有戲館外國劇。愛吃有中西大菜館。坐有汽車馬車。缺了那一樣。却必定要到深山窮谷去受淒涼之苦呢。那惠人聽他說起遊花園。忽然想起一事道。明日蟹洞花園開籌振會。吾有幾個朋友在那裏籌備。已把吾的職務定了。聽說你們學堂裏也派全體學生去盡義務。你不知去不去。絮青道。吾這種事情。從沒去幹過。心想不去。無如那一班先生們。非常熱心。那些同學們也極其高興。不容吾不去。沒奈

何只好去試一試。明日我和你早些兒一同去便了。一宵易過。已到來朝。那惠人同絮青坐了一輛馬車。到了蟹洞花園。那一班男女同學早已到齊。見他們來了。極其歡迎。當下就派定二人的職事。那絮青派的是女子販賣部。那部裏的幹事早已替他備了滿滿的一籃東西。什麼香水肥皂。鮮花絹帕。叫他捧了去。沿途叫賣。這一下把楊絮青嚇得目瞪口呆。羞得面紅耳赤。試想他自小至大自己的東西都要仰仗他人替他買辦。即使必須親自揀選也須倩人帶領纔興。今日叫他一個人朝着籃向人兜攬。豈不羞死。當下痴痴的望着也不去接籃也不作一聲。那幹事見他這樣知道他害羞。就和他說道。今日爲了被難同胞乞命。凡到此的人都是熱心救濟。並沒有什麼羞恥。不必這樣畏縮。那衆姊妹見他如此。就你言吾語道。誰是當小販的出身。大家都是一般好人家兒女。不過爲了災民的苦處。纔肯這樣犧牲。今日到了此地。憑你什麼總統女兒總長媳婦也搭不了什麼架子。又一人道對吓。

不見那廂撫台的太太總長的女兒還在那裏替人裝煙吹火呢。此時絮青見衆人冷言冷語沒奈何把籃接下低着頭紅着臉跟着衆人走去。只見那班同學却個個非常活潑提着一副嬌滴滴的喉嚨把那過往遊人先生的叫得人骨軟筋酥神遊目蕩把手裏東西強極硬賣婉轉央告使得人欲推不得勉強應酬也有一班便便大腹裝出一副威嚴模樣你去軟語溫柔他連睬也不睬把手一揮揚長自去也有那一班曲弟温兒見了一班女將嚇得望風躲避繞道而行等到不去找他他却反在那樹影刺裏張頭探腦的偷瞧最不堪的是那一班惡少成羣結隊價圍着女子胡鬧看看這樣問問那樣纏了半天却一件也沒有買成那楊絮青見了這般形景益發戰戰兢兢生恐碰着了這一班惡少一個人躲躲閃閃的揀那僻靜所在避去人家的生意趕熱鬧看看將次售盡他却一籃東西依然原封未動好在他打定主意賣不掉只消找着了汪惠人叫他一個人作成了去便好交賬。

一人一路走。一路想。行行復行行。來到一座小假山畔。不料偏偏天不從人。冤家路狹。那邊突然撞出一羣惡少。他們因爲見別的女子。個個趕熱鬧。單有他望冷靜處躲避。低着頭。紅着臉。再細細一打量他的面貌。覺得比衆不同。出類拔萃。加以含羞帶愧。知道是初出茅廬。衆人益發得意。一擁而上。把楊絮青團團圍住。你揀這樣。我選那樣。有的說這香水。不及美人身上香韻好。有的說把香水洒在這美人身上。試嗅試嗅。有的說這牡丹花。要滴着露水纔會開。不要把他揉損。有的說這帕兒不中意。要買他身上的。說着不由分說。把楊小姐腰間的帕兒。强行搶去。衆人也趁勢毛手毛腳。輕薄起來。可憐絮青處此冷僻地方。又無同伴姊妹。乞助無門。急得雙足亂頓。看看越鬧越不像樣。心想左右一個死把心一橫。柳眉直豎。杏眼圓睜。把手中的籃。望準那一班惡少。很命一砸。衆人急把身子一閃。只聽得嘩。哪。一聲。把瓶兒合兒。剛剛磕在一塊假山石上。早已砸得粉碎。把手帕肥皂散滿一地。被衆人

一亂早踏得一團糟欲知如何且聽下回。

第四回

淑女當爐兩番受辱

冤家狹路一足招災

却說蟹洞裏一班惡少見楊絮青使性把籃子砸掉不但不怒反一陣拍手大笑掌聲如雷把楊小姐急得珠淚直滾正在危迫之際忽然走進三個人來爲首一個生得神采飛揚風流年少當下略詢緣由忙把地下東西一件件拾起揀那攢得最碎最沒用的兩只香水破瓶向衆人道今日是爲要救那水深火熱的同胞性命多一個錢卽多救一條性命假如今日把這些東西砸掉諸位却在旁邊拍手樂觀不替他償資可憐那無告災民的性命就和這個香水瓶兒同時並碎麼依我相勸大家看災民分上盡一點心把這些破壞東西各人認購只當自己買了失手碰碎的現在許多物件之中惟有這兩瓶最沒用水也潑了瓶也破了我却當他好的一般看待願出一塊

以至情至
理動人

錢一瓶。把他買了。說着果然把這兩個破瓶。鄭鄭重重。用絲巾包好。藏在身邊。摸出兩只大洋。放在籃中。又揀一合破肥皂。和一朶殘花。勸他同來的兩個朋友。各人摸出一塊錢。買了。然後再把這些未曾碰壞。好使用的東西。一件件檢齊。一手挽了一只籃。和同來的朋友。分投。極給那一羣惡少。可笑這一班人。見了光景。不妙。早已溜脫。小一半。剩下幾個溜不掉的。被他三人冷嘲熱罵。強揜硬賣。推辭不脫。只得冤冤枉枉的。各各認購些須。也有三角兩角的。五角一塊的。好不心痛。只好暗暗恨這三個人。多事。却又說不過他。只在嘴裏咕嚕道。吾們化了錢。替你掙面子。帮你做好人。好一個不要臉的小拆白。其實他們不想自己是橫山。却反罵人拆白。這也不在話下。再說那三人。見東西已揜掉。錢也收了。也不和他們計較。逕來楊小姐面前。把賣來的錢。統統貯在籃內。遞給楊小姐。此時絮青淚也住了。心也定了。見了他三人。這般美意。心裏十分感激。當下就推辭道。我既然自己把東西砸掉。自然應

表情細膩
句句從肺
腑中發出

急風驟雨

當由我償錢那裏好累及諸位決意不肯接受那爲首的少年見他決意不受因勸道女士雖然不希罕這幾個錢但今日爲了職務上也說不得倘不受回去如何交代雖然女士情願賠償但那姐妹們不諒還要說女士富貴皮氣不能脫去呢那楊小姐見他說得婉婉轉轉入情入理覺得心中甜蜜蜜不因不由生出一種特別感覺搖搖不定那臉上登時現出兩點飛霞一隻手不由自主軟軟的把那籃兒輕輕接過那少年也痴痴的只顧獸看把那一只遞籃的手兒忘掉收進籃已接了過去他還在那裏伸出一條臂膊空空的擡着把那絮青羞得面紅耳赤又不好對他說請把尊臂收回正在神志迷離的時候忽聽得一聲救命頓時把他們驚醒大家順着聲音找去比到這發聲的所在一看却原來是一個女子兩邊早圍着許多人大家爭着問他呼救的緣故那女子却不慌不忙高聲演說道鄙人今日喊救命承諸位熱血同胞聞聲奔救鄙人感激得很但是鄙人所喊的救命却並不是

比喻得妙
信手拈來

爲救個人的命是替那數萬萬哀鴻極聲呼救說着忽然身邊摸出一件東西唰的一聲早爆出一點火星說時遲那時快恰好那邊一老者剛擎着一枝雪茄煙正沒有火柴那女子就恭恭敬敬把火送上替他吧煙點着那老者也並不推辭泰然承受那女子隨手把那五個小錢賣的一合火柴雙手奉贈嘴裏說道願先生急災如急火熱心慨助那老者把他的火柴接受隨在身邊摸出一張五元鈔票遞給這女子算償了他一合洋火之價那女子鞠躬代領再去演說勸振去了那衆人莫不嘆這女子的智慧那老人的漂亮大家一闕而散再表那楊絮青朝了空籃別了衆人逕自回到那女子販賣部的幹事處把賣來的錢一一交付清楚那幹事見他生意甚佳竟把一滿籃東西如數賣掉就恭維了幾句又替他裝滿了一籃教他再去販賣這一來把絮青氣喪了又說不出方纔的緣故心想此一番憑你把刀架在我的頸上也決不去幹那種醜事當下就忿忿的答道那負販的勾當我死也

不願再幹了。寧可掉別的事情。還可効勞。那幹事見他一言回絕。知不可強。就替他另想別法。恰巧那酒排間的執事。有別的事去了。就倩楊絮青去代庖。絮青心想。朝籃小販一躍而做開店老班。總算升了一級。想必好些。且去敷衍一下。再說。當下允了。就到那酒排間。與前任的夥伴。辦了交接手續。就做起那卓文君當爐賣酒的勾當。那一班遊人。見了這樣一個絕色女郎。爲侍者。不覺個個變作渴相。如你沽一瓶白蘭地。吾買一瓶會司克。熙來攘往。生意非常鬧忙。再說那起先窘辱絮青的一班惡少。自受了楊小姐投籃之敬。又被那解勸少年。硬逼着把破損東西。出貴價買去。心中非常懊惱。又眼肥肥把天大的人情。吊膀子的機會。助他成就。心中又酸又恨。無從發洩。正想尋着楊小姐。臊臊脾。出出氣。再暗瞧他們。有無舉動。只見衆人紛紛。都在那裏講女堂倌。俏西崽。衆惡少聽了。忙找到那賣酒的所在。一看。正是要找他的楊小姐。在那裏賣酒。衆惡少非常得意。大家一聲吻哨。一擁而進。把小

小店堂佔滿。那楊小姐見一班冤家到了。嚇得手足無措。無如這店裏單有他一人。要想跑也跑不了。沒奈何硬着頭皮。走過去問他們要賣什麼酒。那衆惡少一個個擠眉弄眼。有的說要啤酒。有的說要香冰。有的說要口力沙。七張八嘴。鬧成一片。那楊小姐知道他們是專爲尋釁而來。也就惡氣吞聲。順着他們的性。要這樣。取這樣。百依百順。毫不違拗。使得他們無隙可入。這一班惡少。見他不是丟籃時的強硬。忽變得一團和氣。知道地逢兇便懼柔。弱可欺。益發肆無忌憚。佯狂詐醉。唱起那京調裏的梅龍鎮來。把絮青當做李鳳姐。自己搭足皇帝架子。說什麼好一個丫頭。把酒斟上來。好笑楊小姐今日的霉也算倒足了。好好一個閨閣千金。却做了一個斟酒的丫鬟。那流氓。三反做了。大明天子。但既到了這步地位。那楊小姐要息事寧人。也顧不得身份。暗想正應了鳳姐的話。我哥哥朝也講熱心。晚也說義務。這就是熱心義務的下場頭了。一面想。一面含着兩眶眼淚。替那畢三皇帝把酒斟。

妙極

如聞其聲

上。不。料。那。正。德。皇。帝。端。起。龍。杯。把。酒。一。嚐。忽。然。繙。着。眉。頭。把。御。案。一。碰。道。不。對。不。對。這。什。麼。是。酒。明。明。是。一。瓶。醋。你。不。信。自。己。嘗。嘗。那。楊。小。姐。果。然。不。相。信。把。酒。端。至。櫻。唇。微。開。香。口。把。酒。喝。了。一。口。辨。了。辨。滋。味。道。好。好。是。酒。什。麼。說。是。醋。那。畢。三。聽。了。重。新。把。楊。小。姐。喝。過。的。盃。子。再。喝。了。一。口。哈。哈。大。笑。道。這。酒。被。你。的。櫻。桃。小。口。一。喝。不。但。醋。意。全。無。並。且。覺。得。香。入。心。肺。好。不。有。趣。那。旁。邊。一。班。畢。五。畢。六。見。了。一。陣。拍。手。大。笑。道。好。嗎。好。嗎。今。日。皇。帝。沒。有。同。房。先。飲。了。交。杯。酒。親。了。飛。來。嘴。了。這。一。來。叫。楊。小。姐。那。裏。容。認。得。下。本。來。他。已。悶。了。一。肚。皮。氣。天。時。又。熱。又。受。着。了。些。驚。恐。再。聽。了。這。污。穢。不。堪。的。羞。辱。一。時。覺。着。眼。前。一。黑。腦。筋。一。暈。嘔。咚。一。聲。栽。倒。地。下。不。省。人。事。衆。惡。少。見。肇。了。禍。嚇。得。屁。滾。尿。流。正。想。奔。逃。那。外。面。觀。看。的。人。見。裏。面。一。羣。男。子。圍。着。一。個。女。子。羅。擾。忽。然。那。女。子。慣。倒。衆。人。不。但。不。救。且。個。個。露。出。一。副。驚。慌。面。孔。只。想。逃。走。知。道。這。一。班。人。都。非。好。人。衆。人。不。約。而。同。發。一。聲。喊。把。門。口。擋。住。

那裏容得他逃走。一回兒閑人越聚越多。也有去報信那幹事的。也有看住那一羣惡少的。也有灌救這女子的。一時人聲鼎沸。早驚動了兩個人。這兩個人是什麼人。爲何這般鄭重。却原來是與這回書中極有關係的。一個是他的哥哥汪惠人。一個是方纔在楊小姐擲籃的當兒。搭救他爲首的一個少年。就是化兩塊錢。買兩只破瓶的俠士。這位俠士。難道沒有姓名。說了半天。只是少年。少年。看官不須性急。這少年名字雖有。若說出來。恐怕不但列位要失望。連那楊小姐的感他。一番俠腸義膽。也要看得一錢不值。話雖如此。但是歹人作事。也未必是一出娘胎。便歹起歹。到底總有一二樁好的事情。那好人也未必是樁樁是好。總有一二過失。不可因人而廢。卽如現在的賣國賊。不是從前的革命志士。便是民國的再造元勳。這種條毀條譽的人多着呢。總之先行小忠信。然後逞大惡。纔是奸雄本色。你道這少年是誰。却原來就是大名鼎鼎。哄徐劍霜的沈三。孫公館的三少爺孫筱山。便是原來

那孫三和汪惠人。本來同過學。此番又預約在這義振會。當臨時辦事員。當時聞得這邊有人暈倒。二人忙忙趕到這裏。見衆人已把這女子灌醒。惠人仔細一認。却原來就是他的妹子楊絮青。忙奔過去一把抱住。問他爲何如此。可憐絮青那裏說得出口。一時淚如脫綆。咽不成聲。弄得汪惠人茫然不解。那孫三一見這女子。就是方纔負販的。再回頭一看。那一羣惡少。就是方才窘辱他的仇人。一見分外眼明。當下心中一轉。就知道必是這一班人來報復。不知如何惡做。竟把這女子弄得死去活來。頓時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把適纔擲籃調戲的一段情節。和現在的參度。如演說般。向大衆細述一遍。聽得衆人氣沖霄漢。公忿填胸。大衆喝一聲打。那孫三早已湊準了爲首的一個少年。就是方纔的大皇帝。尊。範。上。樞。拍。樞。拍。兩響。打得那皇帝龍顏火赤。捧手不迭。可見世界上皇帝兩個字。真是害人不淺。當時衆人一齊動手。把一班橫山。你抓一個。我拿一雙。打得這一班人。極聲哀告。兀不干休。

再把他們衣裳剝掉。用麻繩網起。吊在門口樹上。做一個榜樣。幸虧有人做好做歹。說此地爲中外雜聚的地方。若把他示衆。却失了我中國人的體面。就饒了他罷。衆人見說得有理。就把這班惡少放手。可憐這些光棍。弄得赤身露體。抱頭掩臉。各自逃生。再說這邊那楊小姐。本沒有什麼大病。不過一時眩暈。一經灌救。早已恢復原狀。此時汪惠人也明白了這些緣故。就感激孫三兩次援助他。令妹謝了又謝。又替他妹子介紹道。這位就是我從前同學。孫筱山孫三哥。和我如自己弟兄一般。你也叫他聲哥哥便了。那楊小姐感他兩次援手。自然心悅神服。親親熱熱的叫了一聲哥哥。那孫三也老實勿客氣。還了一聲妹妹。就此把酒保的職務交卸了。和惠人孫三一塊兒遊園玩耍。一路上說不盡亭臺樓閣。畫棟雕樑。綠女紅男。遊人如鯽。楊小姐新病初瘥。不耐繁鬧。就揀一所清靜地方。品茗歇息。密座談心。三個人談談講講。不知不覺。天將垂暮。遊人也漸漸稀少。三人就起身同步出園。到了門外。

只見那楊公館的馬車已經停在那裏候等。再找孫三的马車。不知去向。孫三正想另雇車子回去。那汪惠人見自己的車子很寬大。莫說三個人可坐。就再加一二人。也綽綽有餘。當下就力勸孫三不必另找。正好一塊兒同坐。路上也不寂寞。孫三欲待推辭。見楊小姐也殷殷相勸。自己本不願分離。祇恐楊小姐不願意。不敢遽然答應。今見一致歡迎。也就順水推舟。跨上車。沿就和惠人絮青對面坐下。鞭聲一響。四足如飛。三人沿途談談說說。非常高興。一剎那間。車兒已繞了幾個灣。正講得出神的時候。忽然唰的一聲。早飛進一塊沿塊。雖然未中。却把三人嚇了一大跳。正要喝問。却接一連二如雨點一般。擲將上來。砸得衆人滿頭滿臉。一身都是泥塊。嚇得楊小姐面無人色。瑟瑟亂抖。那孫三捧着頭。立起身子一看。前面左右。黑越越立着許多人。影丟泥擲塊。把他們的去路擋住。一片聲喊停車。倘再不停。要把巨磚大石攢上來了。孫三一想。青天白日。平陽大路。難道還有什麼強盜打劫不成。他

正在納悶。那馬夫已挨不下這些土塊。知道跑不了。沒奈何。只得把馬扣住。車也停了。那一羣人見車子已停。就一擁而上。把車子團團圍住。孫三仔細一看。見爲首幾個不是別人。就是方纔打不死的一班惡少。却去糾合了許多同黨。守在此處。專門報復。回頭一看。惠人兄妹倆。已嚇得不像樣子。你扶着。我擁着你。縮做一團。只顧亂抖。孫三一想。今日可吃定了。虧了。瞧他們這樣不濟事。莫說動手。嚇也。先把他們嚇死了。自己單身獨力。憑你有多大能爲。總逃不了眼前虧。幸而自己身體也還結實。挨得起幾下。就是那拳脚也還來得。當下把心一定。問那班人道。你們打算什麼樣。那爲首的睜大了眼道。問你什麼樣。老子。喝。酒。給。錢。賣。物。給。價。和。你。什。麼。相。干。却。要。你。插。身。干。預。須。知。老。子。也。不。是。好。惹。的。今。日。和。你。見。一。個。死。活。孫。三。聽。了。笑。道。原。來。你。吃。了。衆。人。的。苦。却。來。我。一。個。身。上。想。報。復。好。一。個。打。不。死。不。要。臉。的。東。西。你。要。有。本。事。是。漢。子。不。要。用。幫。手。我。和。你。個。對。個。兒。厮。併。常。言。道。得。好。好。漢。做。

事。一。人。當。你。既。找。着。我。與。他。們。兄。妹。倆。却。沒。有。相。干。要。是。漢。子。別。去。撼。動。他。那。人。道。本。來。是。單。找。你。的。說。着。就。忿。身。一。躍。想。跳。上。去。把。他。抓。下。來。那。孫。三。見。來。勢。兇。惡。心。想。這。第。一。個。須。給。他。些。利。害。方。可。以。把。衆。人。懾。服。此。時。他。脚。上。着。的。是。膠。布。皮。鞋。其。底。上。有。鐵。紮。根。力。量。甚。重。架。起。坐。馬。勢。等。那。來。人。躍。上。時。趁。他。冷。不。防。飛。起。一。腿。把。他。踢。下。趁。他。滾。下。忙。亂。時。候。驅。車。逃。脫。一。人。暗。定。主。意。說。時。遲。那。時。快。這。來。人。鼓。着。一。勇。之。氣。縱。身。跳。上。車。沿。一。脚。未。曾。立。定。那。孫。三。照。定。他。下。部。很。命。一。脚。只。聽。得。一。聲。阿。吓。吓。字。未。曾。出。口。身。子。已。仰。面。朝。天。望。後。直。攢。下。去。就。此。一。命。嗚。呼。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對簿公庭俠士入獄

療傷醫院惡棍鬧身

話說孫筱山把爲首的一人一脚踢倒。正想驅車逃遁。你想精明不過光棍。他早已防你卅六着。那裏容得你走。早把馬扣住。其餘衆人。一面把受傷人

英雄氣慨

不斷氣的
死人

扶起。檢視傷勢。一面把孫三拖下馬車。鬧做一堆。那孫三此時警定一個除死。無大難。却也並不慌張。反是那車上的人。此時車已沒有人扣住。還在那裏。歎。歎。呆視。孫三心想。別人還可。那楊小姐是個閨女。叫他跟着他們打官司。出乖露醜。於我的罪名。又沒有什麼益處。不如點醒他們。叫他逃了。落一個美人情。愛想罷。就向着那馬夫。喊了一聲。你們還等什麼。頂罪由我呢。這一句話。把馬夫提醒。很命把馬一鞭。如飛而去。那衆人見了。正想追趕。孫三道。打死人有人在這裏頂命。你們還追他們幹什麼。衆人見說得有理。也不去再追。這時恰巧有幾個印度馬巡見了。問明根由。就把一起人解到捕房。那捕頭問了一遍。把孫三收押。那死人也沒有斷氣。忙車送醫院趕緊醫治。原來這小子患有小腸氣毛病的。剛剛被他一足把他這作梗東西踢入小腹。弄得深藏不出。因此閉氣。幸虧醫生多方調治。纔把性命保住。但是那作怪東西自經此番懲戒。從此萎靡不振。如天闌一般。使他無用武之地。這也

確是忿激
之語愛情
神聖可質
帝天
愧死鬚眉

是專好調戲婦女的報應。一言表過再講那惠人和楊小姐身不由主。憑那老畜生的四條腿。把他救出重圍。半晌方醒。那楊小姐想起方才眼見孫三不顧自己性命。奮身救護。纔闖出人命重案。別人統統跑掉。單丟他一人。被衆人圍住。不遭擊斃。定抵死罪。這如何過意得去。心中一酸。珠淚就奪眶而出。那惠人也禁不住傷心淚落。絮青道。我們這一班人。真是豈有此理。全沒一點兒義氣。你想一輛車上的人。常言道同舟共濟。有難同當。吾們在路上被人欺負。就應該同力禦侮。不該使他一人抵敵。大家袖手旁觀。這也罷了。等到那抵敵的人。把人打死。就應該同心一致。替他辯護。說說公話。幫助幫助。一則好使他把罪名減輕些。二則免得被人私行毆擊。才是道理。不料非但毫不幫助。反只願自己性命要緊。撥轉馬頭。逕自逃生。不管人家死活。存亡可惜。吾當時不知如何。一時痰迷心竅。糊裏糊塗。被你們拖着逃命。如今仔細一想。如何對得起人。可惜吾是個女子。不然我去替他償命。說罷嬌喘。

此是實話

滿面。負氣。不平。那馬夫是個粗人。見楊小姐連他的大駕都怪在裏頭。禁不住。插口道。小姐不要這麼說。那位少爺果然是個好人。他說一人做事一人當。要找他的個對個兒。厮併不許連累別人。他就挺身而出。因此我們也不好幫助。後來他打死了人。我們本來不忍逃走。而且一時嚇得呆了。也不想。到這逃走的法子。反是他把話來點醒。叫吾們逃走。他說打死人有他償命。因此我們纔聽他話。加鞭疾走。要使不逃。此時恐怕正同着這一班流氓。送。捕房。解公堂。我們還不打緊。就伴他坐幾天外國牢監。吃幾天安逸飯。沒有什麼妨礙。恐怕小姐的身份名譽。哼哼就有些不便了。說罷一陣冷笑。說得那楊小姐方纔明白。是孫三主意。恐怕失了他閨女的身份和名譽。因此叫他脫逃的。起先因嚇昏了。沒有聽得清楚。這時既明白。益發感激。那孫三臨危不亂。至死顧全他的名譽。覺着像這樣人。就是揀那古今來的聖賢豪傑。也難及得他的好處。不知不覺那一縷芳魂。就跟着孫三的影子。飄飄蕩蕩。

同入囹圄。再講那汪惠人聽了絮青一番負氣諷刺的言語。知道他是有感而發。再一想孫三的作事。固甚可感。自己實在有些對不起他。一時激動天良。慷慨的說道。妹妹放心。那孫三既爲妹妹而致罪。我願爲妹妹而替他一死。決不偷生。寧犧牲自己性命。以全友道。亦所以替妹妹報德。好在當時在一塊兒闖禍。亂嘈嘈的時候。只說是我失足。把人踢死。與孫三沒有相干。他們如不信。就煩妹妹與那馬夫替我證明一聲。就可以把孫三掉換釋放。只消妹妹心中常常有我。這麼一個人。每到清明寒食。洒幾點情淚。澆一杯水酒。我在陰曹也覺心滿意足了。絮青聽了他一片慷慨就義的閑話。禁不住傷心淚落。方覺得適纔的言語。激得太過份了。更一想自己。和惠人自幼一塊兒長大。將來正可百年偕老。今憑空爲了一個素不相識的人。拆開鴛侶。教他去代人償命。心中如何捨得。又想起自己終身如何結果。心不去替代。又想起那孫三好端端的爲了他。才拼着命。纔闖出這樣殺身之

他字以身
命易得

妙態如見

禍可憐他死在目前兀自顧着他名譽寧可一人抵罪不肯拖累旁人這樣多情多義的好人怎忍他橫遭慘難這時想想這個的好處想想那個的恩情真弄得雄蟹捨不得螯雌蟹捨不得臍反覺左右做人難倒不如自己一死最爲上着想罷就對惠人道萬事俱由我起你們都沒相干還是我去償命才是惠人道妹妹說那裏話來 you 上有父母單靠你一人養老送終你死了叫他二老如何捨得況且你是女兒家那有這力量把人踢死有誰相信算來算去惟有我這一個人最合替死鬼的資格你想我又沒有父母子然一身毫無窒碍況且處此混濁世界本來沒有趣味反不如一死爲快絮青聽了望他一瞅道你倒很願意死心上沒有憔悴了你死了叫我便……說到此處臉兒一紅就此說不下去那馬夫却又在那裏聽得不耐煩插嘴道你們三個人端的一個死不得還是我當馬夫的光着一個身子無家無室正好替死但是這人命重案不是玩把戲可以你推我讓任你們掉包的

莫說官長不允。就是那屍主也認定兇手如何更換得來。現在這些空客氣。暫請收拾。我看那打死的小子。雖然一時閉氣。那手足還有些伸縮。恐怕不至就死。你們須趕緊到捕房。打探打探。想想法兒。還有希望呢。這一句話。把他二人提醒。惠人道。我們捕房不熟。還託你去代爲打探。待事停妥。我們重謝你便是一面。我去關照他家裏的人。幫同設法。現在煩你先把楊小姐送回公館。再去分頭幹事。那馬夫聽有重謝。就高高興興的。先把楊小姐送回。那惠人到了家中。先把五塊錢交給他。叫他去打探。帶着使用。自己忙着趕到孫三的家中。把別事隱起。單說孫三和一班流氓相打。失足踢傷。經他看見。特來報信。那孫老頭子等。自然非常着急。忙忙的請律師。具保狀。分投辦事。再說那孫三。自解捕房後。因原告生死未定。傷勢輕重。須等醫生治過報告後。方可定讞。因此只把孫三暫爲拘押。他家中請律師。想把他暫爲保出。官廳不准。也只好聽其嘗那鐵窗風味。這時汪惠人和他的馬夫。知道現

在根本問題都在這原告身上的。傷勢如何。以此解決。二人因就。天天在醫院打探。再說楊絮青。因自己是個女流。既不便到獄中探望。又不能往醫院視傷。天天伸長了粉頸。祇盼惠人和馬夫的報告。提心吊膽。坐立不寧。等到合上眼。便彷彿見那風流義俠的孫三。爺變了個蓬頭垢臉。死囚徒。鐵索瑯瑯。直上斷頭台。抵命。心中一急。纔覺得是南柯一夢。好容易挨到一星期。已經腰肢瘦損。玉容慘淡。幸而消息漸佳。那癩三的傷勢。已一天輕似一天。那絮青的芳心。也日安一日。又不多幾天。那癩三的傷勢。完全平復。醫院裏的醫生。也出了證書。那公堂上就把這起案子。正式開庭。一千人證。都已到齊。那孫三一方面的律師。非常出力。就是那一班證人。大半受了孫宅的運動。多袒着孫三一方面。因此堂上。並不十分嚴厲。把天大一樁禍事。輕輕斷結。命孫三照償醫藥費外。再罰銀五十兩。准下禮拜二。取保開釋。那惠人和楊小姐。得着這個喜信。把心上一塊石頭落下。非常快活。單預備到那禮拜二。

受苦了三
字傷心無
限宛然朋友
口吻與絮
青不同

去歡迎孫三出獄。時光易過。忽忽之間。已經到了禮拜二。那惠人絕早去找着他律師。具了保結手續完畢。那邊就將孫三放出。此時楊小姐已雇了一輛極考究的摩托卡。停在門口。和惠人倆坐在車中守候。一會兒見孫三已款段出門。多時不見。已換了一個形狀。弄得垢面蓬頭。渾身狼狽。臉兒消瘦。憔悴不堪。此時絮青心中一酸。幾乎淌下淚來。急急忍住。也顧不得羞縮。跳下車來。趕上前去。迎着孫三叫了一聲哥哥。受苦了。底下咽住。也就說不下去。那惠人也趕來。誠懇懇執住孫三的手道。哥哥實然對不起。累你吃這樣大虧。那孫三反哈哈大笑。道。你們不必如此。我自己闖了這樣大禍。只道是死多活少。今生沒有和你們見面的日子。不道並不什麼。只挨了幾天悶就完了。若照這樣便宜的禍就多。闖幾樁也不妨說罷。哈哈大笑。怛然自若。當下惠人等就扶他上了汽車。一路開行。三人久別乍逢。難後相見。分外親密。談談講講。不一時已到了跑馬廳一品香大菜館。門前停下。原來也是惠

人和絮青商量着替他預備的。因爲他久困囹圄。身上不免齷齪。衣服也久未更換。所以揀這一品香。是西式旅社兼大菜館裏頭。湊浴盥洗。式式完備。好先使他把身上梳洗乾淨。收拾清楚。然後再飲酒談心。當下孫三見他們已預備得甚爲合意。因就叫他們先在所定的菜間內等候。待他浴好。再一塊兒飲酒。那惠人又告知孫三說。衣服更換的。已叫西崽備好在那裏。你浴後更換便了。孫三答應着。便去收拾。那惠人與絮青。就到了所定的一間靠洋台菜室。面對跑馬場。非常爽快。等了好一回。那孫三已經盥洗妥當。頓時恢復原狀。面目一清。比前更覺白皙。不過臉兒稍爲減瘦。當時走進房間。重新入座。點好菜單。三個人就低斟淺酌。飲酒談心。絮青道。三哥面貌。究屬瘦了許多。孫三道。稍爲瘦些。並不什麼。說着對絮青細細一瞧。道。妹妹幾日不見。爲何也瘦了許多。不知這兩天身子好麼。此時兩人的眼光。都注着絮青。把絮青羞得無地自容。面紅耳赤。暗想。這個蠢材。恁般不解事。人家爲了你。

蠢材兩字
活描又噴
又愛神態

竟武斷他
故作不知
恐怕妹妹
不是你的
了
一片天真

急得飲食都減。你還故作不知。當着人追問我。叫我那裏說得出口。正在爲難。忽然惠人插口道。三哥你還不知我這妹妹。自從你入獄以後。終日裏提心吊膽。恐怕事情不了。急得飯也吃不下。覺也睡不着。直到你判決後。纔得放心。你教他如何不瘦呢。那楊小姐聽他不知忌諱。信口直說。急把眼睛一瞤。他纔住口。曉得自己說得太高興。忘了他是個女子。那孫三聽了。心中一樂。樂得心花怒放。暗想罷了。這場官司。總算吃得不冤枉。難得他這樣關切。把二十多天功夫。換得一顆美人心。也不算拆蝕。就笑道。承二位這樣見愛。使我孫某感激無地。二人也謙遜一回。孫三道。吾在裏頭。沒有消遣。倒結識了兩個同窗好友。可惜同的是鐵窗。閒來無事。便各把自己案由講講。却也很有趣。今日無事。不妨把他談談。我明日還要去替他報信。以盡同窗之義。原來一個是大馬路三井鞋子店裏的小夥計。名字也不必提他。這夥計的官司。都是爲吹牛皮吹出來的。你道他如何吹法。因爲那夥計在店

裏做小朋友。只賺五塊錢一月。自己一錢不用。日積月累。博成一個小會。好容易挨到臨收。居然被他收着。一百塊大洋。但是銀錢這東西。最會作怪。他自出娘胎。從沒有藏過這白花花的大票款項。一旦暴富。就覺着坐立不安。不由得放蕩起來。身上穿得非常闊綽。把平素艷羨看得中辦不起的什麼金表。手戒。托力克。一件件置備起來。總算達了生平目的。但是身上既裝得這般漂亮。單在櫃檯裏面出風頭。總覺得埋沒。而且不像樣子。因此一到晚上。便打扮得花。糊。蝶。一般。到新世界去遊玩。出風頭。就有那一班和他差不多的。幫着他胡調。嘴裏牛皮吹得海闊天高。說什麼是三井的小老班。新近發洋財。引得那一班瀾。污。小姐。淌。白。姑。娘。人人。側目。個個垂涎。那些老資格。有見識的。自然不去上他當。偏偏有一位不識相的女拆白。不會睜開眼睛。把他當做真寶貝。一聽三井兩個字。知道那老班果然有錢。確是新發了財。也有個兒子。再一訂他的船。果見他往三井裏去的。益發深信不疑。就天天在

新世界放出全副勾魂攝魄的膀子手段。引得那夥計如熱鍋上螞蟻一般。渾身骨節都不好過起來。心想這女子行爲甚是闊綽。諒來很有錢財。倘若上了手。真是人財兩得。却應了發財的話了。因此一心一意和他兜搭。只是初出茅廬。心裏終覺膽怯。不敢直上。只在白克路一帶。那女子的住宅前後左右亂轉。有一天實在熬不住了。放大膽直闖進去。那女子却也毫不做作。落落大方。招呼着他。把他領到樓上房內坐定。一看陳飾極爲華麗。問起他的來歷。却也不小。原來他的父親。現做着長江輪船買辦。隨船出門。不大回家。單有這一個女兒。正要找一女婿。那小夥聽了正中下懷。當下就把自己三井小老班的牌子再幌一幌。那女子極其優待。當晚就請他飲酒談心。非常歡洽。爲時既久。那女子見他舉止輕浮。言語矛盾。覺着路數有些不正。再留心一看。他手上的金剛鑽戒子。好似新世界商柜上五角錢買的。相彷彿。再細細一打量他的金表眼鏡。都已變了顏色。越看越不像。知道碰着了滑頭。

麻子當下面不改色。仍舊敷衍着他。等到臨走。也不強留。只連連叮囑他。叫他明日一定要來。不可失約。那小伙計非常快活。又身邊挖了半日。摸出兩只八開。遞給這女子。叫他賞給傭人。那女子忍笑客氣。一聲就替他權領。這伙計別了那女子。興匆匆回到店內。一人痴獸獸。只顧默默想他方纔的樂境。也不告訴同伴。這一天那裏睡得着。一到明日。等不到天夜。就趕着打扮。把所剩的積蓄帶在身旁。好賣弄他的豪富。一人急急忙忙。奔到那昨晚的所在。找準門戶。直奔進去。果見那昨宵的女郎。已在那裏含笑歡迎。兩人手挽手兒。同到樓上進房坐定。那伙計正想和他調情作樂。忽聽得扶梯上一陣足聲。不一回。早見跑進四個人來。第一個已出了鬚子。其餘都是雄糾糾的少年。那女子一見。喊了聲阿吓。早聽得那老的提着喉嚨喊道。好好你們幹得好事。怪道我這裏常常失竊。原來都是你這小孺三偷盜東西。拐帶女子。今日你休想活命。說着氣忿忿的奔過來。照准這夥計一記耳光。打得火

星直冒。接着其餘三人。早一擁而上。把小夥計掀翻在地。身上東西衣服。和他累年積蓄。一古腦兒搜得精光。不算外。再賞了一頓拳脚。欲知後事。下回分解。

第六回

市僧吹牛佳人拍馬

窮途沒鳥巨網羅魚

話說三井鞋子店的小夥計冒充小老班。碰着滑頭大小姐。除吃了一頓打。不算。還把他繩穿索綁。馬上一窩蜂兒。解到捕房。再從捕房解到新衙門。過了一宵。那堂上問了一堂。却是見證確鑿。被告有苦不能說。就依原告所控。把他定了九個月的監禁。可憐這小伙計。一生心血。好容易積成百元家產。只爲了一句牛皮。吹得精光。不算外。再饒了一頓拳脚。九個月的監禁。恐怕照着現在的憔悴。等不到九個月。就要到枉死城中去伸冤呢。可笑他店中老班和同事們。一個也沒有知道。因爲他把這段佳遇。恐怕被人割靴。瞞得

很緊。從沒有講起。所以遭了禍。沒有人援手。我想現在他店內。不見他回去。恐怕還在那裏登報找尋呢。所以我明日不但替他報一個信。還要訪訪這女子的下落。天下有這樣很心辣手的人。比仙人跳還要利害。你想這小計。雖然不合吹牛皮。但是你自己去上他當。他又並沒有佔着你便宜。你把他打一頓。搜刮了些東西。也儘勾了。却不應該辦他吃這樣的官司。惠人道。三哥去訪他。須留心不要也吃他的苦。孫三道放心放心。我從前有一個蘇州朋友。他沒有事做。專喜去找仙人跳的開心。明知這是仙人跳。他却裝做阿木林。和他糾纏。等到拷門聲急。女的出去開門。他却脫掉鞋子。輕輕的跟在背後。待門一開。他早躲在門背角。冷眼瞧他們。一蜂而進。他纔慢慢地踱出門口。將鞋着。上手裏還擎着一枝水煙袋。走到對過人家簷下。吃水煙。看把戲。目睹他們鬧了。半天。找不着。他還算熱心。大聲關照。說人在這裏。那班仙人跳。知他老斗。故意來拿他。開心却反去。央求替他遮蓋。我雖不能

像蘇州朋友的點也不至像小夥計。這般溫如今這小夥計是好吹牛吹出來的。究屬還是自動。還有一個被動的更覺冤枉。人家好端端坐在家裏。把他騙到上海。弄得流落他鄉。墜身異獄。呼天不應。哭告無門。更是可慘。原來上海除掉拆白黨外。還有一種拆黑黨。這拆黑比拆白更是不堪。因爲那拆黑黨都是一班滑頭名士。文學流氓。他的營業專靠文字上搗詐爲生的。逢到文字無靈。竹槓路斷。又捏着函授學堂的名義。貼招紙。登告白。說什麼學費分文不取。等到一報名。就講義郵費色色要錢。拷得你懊悔不及。急急取消。已化掉十多塊錢。現在這種法子漸漸做穿。那上海的報紙不替他登告白。他却在外埠報上。依然大吹特吹。發傳單。送講義。等到人家受累殆遍。他又換了方法。另設機關。東也招書記。西也聘職員。可憐把一班失就的窮措大。苦小子。節衣縮食。質物貸錢。湊成幾個保證金報名費。去填他的慾壑。不但一事無成。弄得川資用盡。流落他鄉。除掉這幾種外。還有辦報紙。送鴻福。

券金表。可得招編輯。資送出洋。創小報。妓女津貼。做戲評優伶。酬勞擲假炸彈。投捏名信。種類過多。也說不盡一切。單講這被害的人。也是閱報紙。吃拆黑黨的苦。原來這個人是湖南長沙人。姓王。也是個世家子弟。只因家道艱難。讀了幾年書。就想謀一個事兒糊口。筆底下也着實去得過。但是長沙地方。沒有好出息。聞得上海地方最繁華。最易賺錢。因此他自幼至大。常常眠思夢想。立意要在上海地方謀一個事。遂了生平之願。但是沒有門路。只好常常把上海報紙。細細觀看。聊當臥游。解渴。一日忽見上海報上。載着一條大字廣告。招請書記。月薪自三十元至五十元。不須保證金。祇須通信考試。並述自己履歷。附繳報名費五元。不取當場發還云云。下面註着詳細地址。他覺着這機關。非常穩妥。希望無窮。當下就備了五只大洋。把自己的歷史。和書記的學識。端端正正寫好。按註地址。由郵政局保險寄去。眼巴巴望他回信。惟恐不取。等了多時。果然接着一封回信。說已取中。命他即日起程。到

滬就事。這時喜得那王某。手舞足蹈。覺着遂了生平之願。眼前就要飛煌騰達。他家中人也非常快樂。就替他籌劃川資。趕製行裝。把家裏值錢的飾物。當質變賣。東拼西湊。併成百把塊錢。纔得成行。好在他眼前就有俸金寄回。不過暫且墊本罷了。當時曉行夜宿。好容易趕到上海。先落棧房。就慢慢的。按着地址。找尋那招請的機關。不料尋到那地方。按着門牌號數。往裏一問。那裏是公司局所。原來是一家住戶人家。再追問他招人的事情。給你個一概不知。問他以前有無這樣的公司設在這裏。他們只推新近搬來。概不知道。却也把他無可如何。這時急得王某手足無措。心想丟掉五塊錢。却是小事。但路遠迢迢。趕到上海。把家中東西變賣殆盡。一旦身子回去。有無面目見人。而且所帶不多。也不够回去的路費。上海又是初到。舉目無親。無門告貸。沒奈何。只得慢慢地訪問。那公司的下落。或者因路上需時。他們已搬了地方。未曾接洽。一時找不着。或者慢慢訪問。自能尋到。捨此也別無他法。因

此一心一意痴痴的逢人訪問。找那公司。一天一天。過了許多一天。那公司依然杳無下落。將身邊的川資。漸漸告罄起來。那棧房老班。照例唱起那店主東的老調。有錢給錢。無錢走路的話兒。可憐王某。真是弄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正要求死覓活的當兒。却來了兩個熱心朋友。也住在這棧內。見他可憐。問了緣原。就慷慨仗義道。我們瞧你爲人。也很誠實。可惜上了人的當。現在幸虧遇了我們。好在我們現正籌備新開店業。替你想法子。給你一個職司便了。那王某自然感激不盡。真似絕處逢生。那熱心朋友。就替他償了欠賬。了理身上。諸事妥貼。那王某從此就跟定那一班人。辦這樣。賣那樣。勤勤懇懇。非常巴結。衆人見他這樣勤懇。極歡喜他。極信任他。不論什麼事。都委託他。允許他特別看待。將來店業創成。就命他做經理。因爲他們創辦。人。尚有別處事業。無暇兼顧。所以一切事情。索性用他的名字。做一個名譽老班。出面經手。把王某興頭的了不得。不久那所營的寶號。居然開張了。原

來是一開間的一月小洋貨店。二個夥計。一個學徒。那王某果然做了經手。一店的人都聽他指揮。新開的時候。生意非常鬧忙。那老班並不住在店內。且也難得到。真是全權奉託。毫不顧問。又因上海店舖。大致都保火險。他也保了一千兩銀子的火險。但是店家通病。新開的時候。一窩風。大家趕熱鬧。生意必定興旺。等到日子漸久。自然慢慢的清淡。全靠資本充足。做手得法。才可立得定。守得住。那王某的做手。雖然勤懇。無如心地拙呆。而且地陌生疎。自然不甚佳妙。加之帮手又不佳。老班的本錢。除第一批貨色外。以後續添。不下分文。貨色既缺。那生意自然也逐漸清淡了。開銷却一錢不能減少。隨賣隨耗。不上幾個月。早把一店東西。漸漸罄盡。此時王某也覺心慌。去找他老班。想添本重做。却那裏找得着影踪。都推出門未返。看看一天。緊似一天。却實在支撐不住。忽那老班突然到店查賬。一見店中神氣。勃然大怒。把拾子碰得如播鼓一般。口口聲聲叫那王某負心。要他交出賬來。那王某

見他要查賬。正想把賬簿交上。一找却那裏有什麼賬簿。也不知何時失去。那老班見沒有賬簿交出。就一把將王某抓住。說要送入捕房。鬧得人聲鼎沸。那左右鄰舍全來解勸。說暫緩送捕。等他把賬目再找一找。能交得出再細細該算。如實有弊端。或是交不出賬簿。再把他懲辦未遲。那老班見衆人相勸。却不過情面。纔放了手。忿忿的限他三日內交出賬簿。如過限不交。不得干休。可憐王某有口難分。只得唯唯答應。衆人也把那老班勸出。分道而去。再說這王某。見人已散盡。自己一想。這些賬簿。昨晚尙用過。好端端放在賬箱裏。如何突然間會失掉。當下查問店裏的夥計。和學徒。都推不知。那兩個夥計。嘴裏還咕囉道。賬簿是經手先生所管。如何反問起我們做夥計起來。那王某也無暇與他鬥口。只顧拚命的找。找到日落黃昏。連晚飯也無心吃。却那裏有一點踪跡。一連找了三日。弄得一個人精疲力倦。看看限期已到。只有一夜功夫。眼見得賬簿是交不出的了。只好鑒定一個死字。憑他懲

辦便了。當夜反安心睡覺。已經兩夜未曾合眼。這夜的好睡分外興濃。睡到半夜。忽覺着有劈拍之聲。接着一陣紅光。熱氣直冲。把他從睡夢中嚇醒。抬頭一看。見店內一店堂全是火光。那洋貨店又多是引火之物。因此益發火旺。一人無法灌救。再找衆人都已不知去向。沒法只好且顧自己性命。急急的冲煙突火。逃出外邊。極力呼救。等到喊集人來時。火早已冒穿屋頂。此時西北風大。風助火勢。火乘風威。挨排兒接一連二。直燒過去。把衆人都從睡夢中嚇醒。鬧得一片人聲鼎沸。看看愈燒愈盛。等到救火車到。裝好皮帶。把水澆上。好似澆的並不是水。如澆火油一般。愈澆愈烈。燒得一羣男女。赤身露體。焦頭爛額。四顧逃命。其中最慘的是一家雜貨店內。夫妻兩人。三個小孩。幸虧那大的女孩。往親戚家去了。未曾燒死。那男的睡在底下。被火迷目。神志昏亂。早已跌入火中燒死。那女的在樓上。夢中嚇醒。一看火已燒上來。此時他若一身逃走。還可活命。偏偏他又捨不得兒子。已經跑到扶梯。重復

回身去搶他兒子。把大的叫醒。拖了就跑。忽又想起第二個兒子。也不忍丟掉。又跑回把第二個孩子喚醒。正想逃走。忽看見那頂小的孩子。未滿三歲。生得玉雪可愛。兀自酣酣的睡着。割捨不下。把他抱了一手。拖了兩個大的。正要走下去。不防火已燒到扶梯。把梯子燒斷。不得下去。幸而忽然想着樓窗不高。下面有人可以接腳。不至摔死。因急急奔到樓窗口。洋台上。見下面果有接腳東西。正跨上欄杆。想往下跳。不料那靠洋台的欄杆。原是生鐵做成的。此時火勢過烈。早把這欄杆。熾得透熱。緋紅。那女人把血肉之軀。貼上這烙紅的鐵欄。一粘着。玉體早如膠似漆一般的。把身體粘住。休想跳得下去。這種痛苦。竟如從前炮烙一般。起初還殺猪般的叫喊。後來漸漸的聲嘶力竭。那下面的人。雖然眼巴巴見一個婦人被鐵烙住。好似鐵網。燻田鷄一般。憑空宕着。却又不能上去搭救。只替他乾急。不一回。那火勢越逼越緊。漸漸燒着身體。炙得那女子一雙小足。往空亂丟。丟了一回。兩足一挺。火光一

動人孝思

偽字下得
切中時習

冒。那身子重復縮做一堆。眼見得是全身火化了。可憐他身子雖受着這樣的煎熬薰熾。那手中所抱的孩子兀自抱着。至死不放。可知天下一個愛字。惟有母愛。兒子是真愛。所以做兒子的。也不可以偽孝待雙親。再說那月雜貨店的全家同歸於盡。其餘也有受傷的。燒死的。不過總沒有這樣的慘酷。當時幸虧救火車齊集。那救火的個個奮不顧身。拼命把火救熄。檢點受傷人數。圈好火爍場。早有中西巡捕與保險行的調查員。召集一千人證。查問起火緣由。當時左右被難人家。大眾一口咬定。說火從這洋貨店內起的。但是這洋貨店開得不多幾時。又保了險。且近來生意不佳。情有可疑。又有那三日。前替王某主賓解勸的隣人。上前證明。就把前日東夥二人吵鬧。因為經手虧空。交不出賬簿。那東家限他三日。交。不交出送捕的話兒。告訴一遍。又一算日期。恰是第三日。晚上起的火。明明這經手因被逼過急。虧空過巨。難以交賬。因此縱火圖賠。燬店滅跡。那巡捕和保險人一聽衆人異口同

聲咬定一家。又一察情節。顯似縱火無疑。當下就將王某當作縱火要犯。把他解到捕房拘押。衆人取保暫釋。過了一宵。次日天明。便把王某解上公堂。你道第一個原告是誰。却不是別人。就是那起初搭救王某的熱心朋友。給資開洋貨店的老板。他聞得自他店裏起火。就斷定是王某放火。所以第一個出首。告他監守自盜。縱火滅跡。加着被害的衆鄰居。和那洋貨店的保險公司。同心一致的控他一人。弄得王某百口莫辯。俯首無詞。那堂上見情真罪實。見證確鑿。無可疑義。就把衆人的怨氣。各種的罪案。都在他一人身上出豁。照例應當解往軍署槍斃。幸虧那西官忽發慈悲。說把他改作十年西牢。那華官又因公堂沒有斷十年的罪案。又替他改了五年監禁。總算格外超生。便宜了他。其實那王某莫說五年罪名。連五天也是不應該受的。因他心地忠厚。自從遇着那老班搭救後。正圖感恩報德。勤勤懇懇的做事。莫說監守自盜。他除老俸外。連一個小錢也不敢妄用。至於生意不佳。一來東

家不下本。二來自己。老實兼外行。三來用的兩個幫手。却都是包。俏。光。偷。竊。詐。騙。無。所。不。爲。就。是。那。賬。簿。突。然。失。掉。也。是。他。二。人。串。的。鬼。黨。放。火。的。毒。手。也。是。他。們。的。主。謀。所。以。等。到。火。起。他。兩。人。早。已。桃。之。夭。夭。比。及。事。後。根。究。大。家。以。爲。已。有。縱。火。的。正。身。替。死。鬼。王。某。也。想。不。到。別。的。因。此。那。正。真。的。惡。徒。反。道。遙。法。外。但。是。那。王。某。的。東。家。既。然。熱。心。把。他。搭。救。又。令。他。開。店。爲。何。不。肯。下。本。坐。視。他。失。敗。既。已。失。敗。資。本。蝕。光。他。放。一。把。火。燒。掉。好。在。這。店。已。保。一。千。兩。銀。子。的。火。險。正。好。幫。同。王。某。辯。護。說。作。無。心。失。火。要。那。保。險。公。司。賠。償。損。失。既。可。把。一。千。兩。本。錢。撈。回。又。可。使。王。某。脫。罪。爲。何。却。非。但。不。幫。王。某。且。首。先。告。發。說。他。有。意。放。火。情。願。把。自。己。血。本。銀。子。丟。掉。這。是。什。麼。緣。故。呢。哈。哈。這。內。中。却。有。個。大。大。的。黑。幕。在。裏。頭。欲。知。怎。樣。的。黑。幕。却。又。要。唱。起。做。書。的。老。調。叫。做。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窮巷花枝含別淚

壻鄉風雨送殘生

却說上海地方。保險生意既一年發達一年。那縱火圖賠案。也日多一日。那放火的法子。也愈出愈妙。真是千奇百怪。層出不窮。憑你公司調查偵探。如何利害。總防不週他的機謀萬變。起初還只用那老法。假如一家店舖。保了極大的險。場面裝得非常像樣。他自己却並不放火。另外在近邊設一小小店舖。却並不保險。叫他趁着不防。裝作自己失火。延及左鄰。等到捕房公。司調查那失火的人家並不保險。也就不疑心他是故意放火。那隔壁保險的人。却安安穩穩賺了一大漂。保險銀子。再去別尋機會。現在這種法子漸漸做穿了。那保險公司也深知這種鬼計。所以那一班翻戲黨。也知道這老法已不能適用。因又想出一條捉生替死的方法。原來這王某的東家。正是縱火的老手。翻戲的領袖。當那王某窮途落魄時候。他正要覓一個頂罪的夥伴。恰巧見他是外路人心地又忠厚。甚爲合式。所以僞作熱心。替他會鈔。

就收留他做夥計。贊他勤儉。不次提拔。竟把他升作經理。將新創店業。全權奉托。又替他保了險。用了二個伙計。一個學徒。多是他的黨羽。使他們幫着消耗。自己又不下本錢。把身子躲開。等他把資本將次蝕盡。就命二個夥計趁他不防。將賬簿偷掉。自己突然到店查賬。使他交不出賬簿。借此爲由。和他大鬧。鬧得鄰居齊集。使大眾知道。經手虧空。交不出賬簿。又當着衆人限他三日交出。三日不交。定不甘休。等到第三日晚上。趁他找得精疲力盡之時。叫那二個伙計早已預備火種。放起一把無情火。那二夥計却趁此溜掉。等到把火救息。衆鄰居想起前情。見火從他家起。既保火險。又因虧空不能交賬。東家限他三日。恰巧是第三日起火。衆人自然深信是縱火滅跡。不疑自己又幫着控告。就把一樁天大的縱火案。由他一人抵償。其實他們的目的在什麼地方。却原來離那洋貨店一間門面。有昇滑頭大公司。場面非常闊綽。那總理董事也很有名譽。却保了五萬銀子火險。分了四五家保險。

公司。每一家不過萬把銀子。就暗中指使王某的東家。在他左邊開一洋貨店。作火線。找一替死鬼當放火的罪名。等到事機成就。衆人有了火種。證明是王某因虧空放火。認定一人。再也不會想到那滑頭大公司的暗中指遣。可憐王某代了惡名。犯了衆怒。冤冤枉枉去受鐵窗風雨。他們一班翻臉。却欣欣然奏凱班師去。三。一。三。一。拆。賬。去了。你想上海地方。可怕不可怕。莫說王某一般的行旅。當有戒心。就是居家住戶。也不可不慎。但觀那雜貨店內。好好一戶人家。被這班惡黨一把火。害得全家火化。合宅飛升。其餘受害的。也不可勝數。孫三說罷。嘆了一口氣。那惠人和絮膏。聽得悲恨交加。恨不得把這班惡黨。碎割凌遲。方出心頭之氣。絮膏道。可憐這姓王的家中。遠隔千里。兀沒知道他連遭騙局。受這樣的苦楚。恐怕他們還在那裏眼肥肥。望他寄錢回去呢。三哥你如熱心。替他寄一個信。也是好的。孫三道。我也早有此意。只是他路遠家貧。也沒有什麼效力。三人說說談談。不知不覺。直飲到

電燈火上。孫三道時候已不早。我們也可以散了。但是我們三人這樣的遭逢。如此契合。真如弟兄姊妹一般。但是我的家中。你們還沒有去過。我家內還有幾個姊妹。極喜歡結交。最愛鬧熱。如不嫌怠慢。明日請你二位來玩玩。好麼。惠人絮青全道好極好極。我們正想來拜望拜望。明日一定來攪擾。孫三道如此纔好。我明日一准在家裏和舍姊妹等守候。却千萬不可失約。二人點頭答應。就喊西樵拿簽字單。由惠人簽了字。當下三人出了一品香。就命方才來的汽車。送孫三回去。他兩人早另雇了一輛馬車。各自分道而別。到了次日。那惠人和絮青。備了一副極豐盛禮物。坐了一輛馬車。逕到孫公館登門拜見。早有孫三同衆姊妹接着。歡天喜地。大家爭先招呼。那孫氏姊妹。人才既漂亮。應酬更週到。絕沒有一點小家派氣。生分羞縮。傍人看了。好似多年膩友久別重逢。那沈老夫婦也覺得慈靄可親。當下少不得肆筵設席。款待嘉賓。這一日的快樂。就使洞房合卺。也不過如斯。從此以後。孫汪楊

兩宅不是你來便是我往。把一位拘謹端方的貴室千金。淘鎔得丰神活潑。豪放不羈。那惠人也免不得同流合化。恣情快樂。話休煩絮。單講那一天。幾個人話得高興。由筱山姊妹倆作東。請惠人絮青去嚐嚐花酒風味。那惠人本來躍躍欲試。巴不得有人發起。就滿口子答應。那絮青却心中覺着。總有些不好意思。一來恐怕過於放蕩。名譽上不無妨碍。二則家中二老。素性固執。萬一知曉。必遭責備。經不得衆人百般慫恿。多方譬解。心想偶然作戲。諒必不至洩漏。也就點頭允許。豈知這不點頭。還可這一點頭。却鑄成了一個天大地大的一個大錯。弄得勞燕分飛。幾至不可收拾。這且慢表。再講那孫三請酒的所在。是什麼地方。却原來是清和一弄裏的一家堂子。這堂子的僧人。叫做什麼名字。却原來是一位壓倒四金剛。末代女狀元。上海鼎鼎大名。叫做擊雲閣。便是列位聽了這擊雲兩個字。就該曉得這僧人的手段利害。因爲他常常誇口說。天下最難的事。只要用功夫。沒有做不到的道理。只

有天上。月空中。雲擊不來。捉不得。除了這兩樁之外。沒有做不到的事情。不信。但觀那呂純陽。不是一位大羅天仙。却被一個白牡丹迷得三墜紅塵。豈不是一個絕好的證據。就是那一般老上海老嫖客。憑你精滑。我却當面叫他做明白。溫生他也情情愿愿的榮叨九錫。還有那够不上的。拼命納資捐。這溫生的勳位。至於那鄉曲騷童。更是予取予求。毫不費力。所以大眾就替他公諡一個擊雲閣的名字。他也受之無愧。這是擊雲閣的手段。再講那擊雲閣的出身。是何等樣的人家。索性替他表一個明白。却原來浦東地方。有一個少年寡婦。丈夫死了。丟下一個女孩子。只有十三歲光景。既沒有產業。可守。又無親戚可依。無計謀生。只有醮之一法。爭奈拖着一個女孩子。不但累贅。且被人捏着話柄。橫也拖。油瓶豎也帶。驕角。因此人家多不願娶他。沒法兒只得托了張家伯伯。李家嬸嬸。替他做媒。把這女孩找一個噉飯所在。說什麼養媳婦。其實和賣男鬻女一般。得了幾個錢。就可以永斷葛根。好容

易不久就覓着了一戶受主。說也不弱。却是本鄉人。姓蘇的夫婦二人。樓着寶貝似的一個兒子。在上海開了一月陸稿薦醬鴨店。大凡上海的陸稿薦。彷彿是醬鴨舖的代名詞。若要根究那一月。只好依樣葫蘆。說一句起首。老店究屬誰是起首。連他們自己。也弄不清楚。在下也只好謹謝不敏。單講那蘇老夫婦。由張李二姓介紹。見這女孩的面貌。也還聰秀。扶領過來。既可作養媳婦。又好當乾女兒。一舉兩得。也就一口贊成。當下由雙方議定。憑媒說合。本來鄉間鬻女。也有一定價值。大概以面貌論。高低年紀分價級。最上等。的俊秀女兒。大約每歲十元。十歲百元。百歲千元。且慢。這是對於女孩的價格。那白髮老嫗。並不在內。否則老人堂裏的老人。合伙兒來登門求售。却教小子無法拒絕。容納不週。這就糟了。不得不預先補漏。再講這女孩的面目。也可以够得上等價值。年紀也祇有一十三歲。除閏月不算。小建不扣。恰巧一百三十只大洋。言定連中人寫紙一應在內。並要寫得斬釘截鐵。說什

麼投河落水。死活存亡。不得過問。當下一辦妥。他的母親領了一百大洋。自去另招主顧。重做新娘。不提那蘇老夫婦。也就攜了這女孩。渡浦到申。少不得把這女孩收拾干淨。頓時換了一副面目。到覺玲瓏活潑。嬌小可憐。把二老愛得如親生一般。十分呵護。較之人家悍姑虐媳。大有天上人間。好在他這舖內粗做生活。俱有司務學徒擔任。把這女孩捧得如貴室千金。嬌生慣養。常言道得好。飽思淫慾。飢寒起盜心。這十三歲的女孩。固然說不上淫慾兩字。然經不得一二年的海上風華。耳所濡目所染。都是春風秋月。處處撩人。再加以天生尤物。情竇早開。終日間不免嗔寒。煩燥坐立不安。好在近水樓臺。就有那知情識趣的一個小伙計。百般引誘。偷試風情。從此以後。二人打得如膠似漆。形影不離。單畏那二老的眼目。聘夫的視線。不能十分暢快。因此時常計議。圖一個地久天長。然要圖久長。除非掘去那蘇氏的根苗。但要除根。除非把未婚夫謀斃不可。然殺之有痕。斃之有跡。既沒這膽量。

且須把生命抵償。真叫做吃了砒礪藥。老虎一命抵一命。划不上算。計議許久。居然給他想出一個絕妙計劃。這個計劃。非但可以除根。且可堂堂皇皇。由野合而成正式。坐享遺產。不傷感情。這種妙計。恐怕就請諸葛重生。也只好謹謝不敏。但究竟是什麼計劃。却在下不便預先當衆洩漏。祇好請閱者俯耳過來。叫做如此如此。這等這般。未幾那蘇小子。居然墮其彀中。原來這蘇小子。見那未婚妻。恁般風流。早已饑涎欲滴。可惜年輕羞縮。終覺靦靦覷覷的。不好意思勾搭上去。好在這一塊紅燒臍膀。總是口中之物。但聞聞味兒。已覺妙不可言。巴望他火到功成。便可飽飫饑吻。也萬不料等不到。蘇透早已被人偷嘗一瓣。自己只好喝些殘湯剩屑。再說此時蘇小子。見未婚妻有心拘搭。眉目傳情。不禁小鬼頭春心大動。不上幾時。果然拘搭上手。兩人鬼鬼祟祟的。先行交易起來。可憐十三四歲的孩子。連身子也沒有十分長發。那裏經得起這天生尤物。安心戕賊。欺他年幼無知。不解忌違。逢着喝不

得冷。的時候。偏偏。扭他。啜冷茶。啖冰凍。遇到。受不得寒。的時候。死逼着。乘風。涼。受寒露。常言道。得好女人。殺夫不用刀。果然。不上幾時。弄得。那蘇小子。骨瘦如柴。神思恍惚。漸漸的。臥床不起。急得。蘇老夫婦。請醫生。拜菩薩。六神無主。那一班。海士名醫。都存着。敷衍主義。能有多大。識力。更且。十四歲的孩子。也料不到。會生隔陰傷寒。就胡亂。用些藥。不死。吃不好的。浮泛藥品。好待他。從容自斃。那蘇老夫婦。見藥石無靈。惟有。急抱佛脚。趕到。虹廟。大香大燭。拼命的。許願。以爲。可邀神助。豈知。虹廟的。菩薩。被一班。姨太太。紅倖人。鬧得。煙霧障天。東也告人。嘸良心。西也說他。拆爛污。還有一班。野鷄。湔白。沒有生意。拼命的。燒香許願。要菩薩。替他。拉相好。招主顧。所以。忙得。不得開交。那有功。夫來管。小孩子的。病症。那蘇老夫婦。既兩失。所恃。他兒子的。病症。也日重一日。不上。幾天。就一命。嗚呼。可憐。蘇氏宗祧。兩老命。脈輕輕的。送在一。女子之手。他們。連睡夢裏。也萬想。不到。這女孩。有如此。狠心辣手。到還。在那裏。哀憐。

他小小年紀就做了未婚寡婦。加二疼愛他這女子也善於裝僞。做作哭泣。盡哀口口聲聲的願侍二老。立志不嫁。那兩老也想兒子是已死了。將來一無靠傍。不如將這養媳。作爲女兒。另替他覓一個入贅女婿。也可慰情勝無。就暗暗地替他留心物色。豈知不必費心。早已有入種瓜待熟水到渠成。原來不是別個。就是那初次替他兒子墾荒的小夥計。和他養媳安排妙計。用美人的玉斧砍死了蘇小子。預備作攢火進黃泥勝。（均鄉間入贅醮婦的渾名。）安然繼承那陸稿薦的小主人。真是人財兩得。此時見計已成功。還須下一番水磨功夫。狠命的巴結。一面誠懇好待二老物色。那養媳也做得規規矩矩。沒有一毫破綻。但不知二老果能垂青與否。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拋拆鴛鴦情天待月

浪招蜂蝶醋海翻瀾

却說陸稿薦的蘇老夫婦。果然不多幾時。又中了二人的計劃。見這小伙計

非常巴結人。尤誠實。若入贅過來。足以繼承家業。心中就留下這根心腸。但是無針不引線。若沒有中間人作伐。終沒有直接的道理。說也恰巧。剛剛那蘇老夫婦。在浦東初買養媳婦的中人。張伯伯。李嬸嬸。因爲聞得小子死了。一來是鄉親關係。來吊吊孝。二則死的死了。生的或嫁或贅。說不定還有些脚油揩。果然不出所料。一到上海。那蘇老倆。還不過照例款待。單有那小伙計。和養媳婦。却非常奉承。請吃請玩不計外。又孝敬了許多金錢什物。那張李二人本來一個是鄉下地。蠶蟲。一個是土著。白。螞。蟻。奸滑得眉毛會說話。眼睛打電報。豈有瞧不透他們的心事。落得做一個順水人情。賺一注現成財帛。就竭力在二老跟前。說得天花亂墜。百般撮合。那蘇老倆本來有心。自然一口答應。反是那養媳裝模作樣。說什麼立志守節。情願一輩子不嫁。那一對老糊塗。不知就裏。反歎息自己兒子。沒福消受那賢慧媳婦。却顛倒竭力勸化他。叫他不要固執。做作了一回。也就無話可說。不多幾時。就揀了

日期把這小夥計入贅爲養老女婿。與他的童養媳成爲夫婦。真叫做一對新人。兩般舊物。二人的快樂。自不必說。但是古語說得好。月滿則虧。日中則昃。那小伙計自以謂把蘇小子除掉。便可鳩佔雀巢。安然坐享主人翁的權利。豈知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早有人暗地裏抄他的成法。弄得你不但有福不能享。連生命都幾乎送掉。真是枉費心機。一場空夢。原來這養媳婦生就的一副娼妓性質。得新忘舊。好惡無常。起初和這小伙計上手的時候。覺得十分歡洽。一來初開情竇。二則偷偷摸摸。別有佳況。等到堂皇正式。反覺日久厭生。索然無味。因此不免暗地裏覓些野食。又和一個砧磴司務拘搭上。手把小夥計丟諸腦後。這小伙計日子漸久。也有些覺得。就婉婉轉轉的規勸一番。不料他非但不受勸化。反大發雌威。句句刺他的心事。語語揭着他痛瘡。這小伙計明知被他捏着巴柄。有心挾制。但是自己究有虧心。好比啞子吃黃連。說不出的苦。沒奈何。只有忍氣吞聲。做一個聾啞。阿家翁罷了。誰

知這媳婦見你受他的挾制，益發肆無忌憚。起初只相與一個砧磴司務，兀自不暢所欲。後來索性特別解放，連上竈下竈，殺豬拉毛，沒一個不相交。弄得一堂面首終日裏，爭風吃醋，打架相罵，酸氣冲天，不可嚮邇。可憐二老夫婦，總算爭氣，有了這樣一個好媳婦。乾女兒起初只患沒有後嗣，現在却弄了一店堂的女婿。這個也爭來，叫丈人那個也搶先拜岳母，究屬把那一個作正式的女婿，可憐他年老昏庸，那有這甄別的力量，又無親戚幫助，只好老夫妻倆相對痛哭，自怨命苦，也沒法禁止，只好由他胡作胡為。漸漸的愈鬧愈大，連外人也知道。大家借着交易為名，都來一親癩澤，好似臭肉引蒼蠅，越聚越衆。又公給他一個雅篆，叫做醬鴨。西施不過這個西施，却是公司性质，而且是無限公司，多多益善。因此一班浮滑少年，都來爭先認股，踴躍投資。但是股東越多，風潮越大，花紅稍一不勻，就要大起衝突。於是那些不滿意的股東，就去攬掇他公司裏的第一發起人名譽大股東，就是獨得優

先權的小伙計說他既空擔了這公司的主席名位，就應該有禁止公攤的權利。爲什麼眼肥肥，望着他們蹂躪宰割自己，反在旁邊吮牙嘔舌，乾打涎。那小伙計被人一激，果然覺得酸火直冒。等到晚上多喝了幾杯酒，壯一壯膽，搭足了丈夫的架子，就想大振乾綱，驅除惡寇。不料他們人多勢衆，見你要想獨佔利權，不由的大動公憤，一擁而上，把這小伙計打得寸骨鱗傷，死而復活。從此以後，就老實勿客氣，叫做強賓奪主。把這正名定分的小老班，攆諸門外。永遠不得再進陸稿薦的大門。可憐這小伙計，雙拳敵不過四手。打既打不過他們，要想到新衙門去告狀，却又自己起初也有虧心之處，恐怕於己不利，然而心終不死，想天下事，只有強權沒有公理，只須勢力強過他們，不怕他們不受屈服。於是鑽頭覓縫，居然被他找着了一位鄭子明的嫡派三十六個黨的小首領，就此投身入伙，以圖報復。這一下却把事情鬧大了。原來這三十六黨都是一班亡命之徒，人多勢大。那西施公司裏的股

東。憑。你。人。多。勢。衆。那。裏。敵。得。過。這。班。惡。煞。然。爲。了。西。施。分。上。切。膚。之。痛。不。忍。割。捨。大。家。只。好。慷。慨。仗。義。爲。色。捐。軀。就。和。他。們。宣。戰。拼。一。個。死。活。存。亡。果。然。擇。定。日。期。下。了。動。員。令。各。齊。將。領。會。集。戰。區。兩。下。裏。開。鋒。接。仗。起。來。這。一。回。大。戰。真。是。天。昏。地。暗。比。之。滑。鐵。鑪。交。兵。還。要。勝。上。十。倍。直。殺。得。血。肉。橫。飛。（血。是。豬。鴨。血。肉。是。醬。汁。肉。）人。聲。鼎。沸。看。看。那。三。十。六。黨。的。人。馬。愈。殺。愈。多。那。公。司。裏。的。戰。將。愈。打。愈。少。且。多。頭。破。血。淋。東。倒。西。歪。也。沒。有。救。護。隊。搭。救。正。在。危。急。的。時。候。忽。聽。得。一。陣。叫。嗶。來。了。許。多。中。西。巡。捕。說。也。奇。怪。那。一。班。三。十。六。個。黨。這。樣。的。勇。敢。一。見。了。外。交。團。出。場。頓。時。不。約。而。同。一。哄。而。散。（宛。然。中。國。武。人。局。面。）只。有。幾。個。爲。首。的。司。令。和。主。動。的。小。伙。計。連。幾。個。受。傷。的。大。股。東。跑。不。掉。被。幾。個。巡。捕。押。入。捕。房。受。傷。的。送。入。醫。院。醬。鴨。店。暫。閉。排。門。派。人。看。守。把。一。片。大。戰。場。收。拾。干。淨。閑。人。一。哄。而。散。當。日。不。及。解。送。公。堂。次。晨。卽。將。一。千。人。證。解。上。法。庭。分。別。判。斷。也。有。監。禁。一。年。二。載。也。有。三。月。

五月。好在人命不傷。從輕發落。那蘇老夫婦管束不嚴。和這養媳婦。也免不了受些風流罪。過罰了些銀錢。從輕開釋。這醬鴨舖也經官封閉。天然開不成了。可憐蘇老夫婦。弄得人財兩失。家破人亡。攜了這敗家精。帶回浦東。照着堂上的吩咐。嚴加管束。一天風雨。雖云星散。但這寶貨。本似沒櫛頭的馬。放蕩慣的。一旦囚歸鄉井。已覺萬分不快。再加兩老拘束。益發焦頭爛額。好容易挨滿一個月。却實在打熬不住了。趁一天晚上。等兩老熟睡時候。傾箱倒篋。把兩人一生心血。積下的金銀財物。一古腦兒收拾個精光。大吉就此脚上揩油。連夜趁船渡江。趕到上海。隨手找了一個。從前本公司的股東一份子。兩人覓了一所偏僻所在的小房子。秘密秘密做一戶臨時人家。但是俗語道得好。叫做坐吃山空。這一點捲竊的東西。不够一年。早已揮霍淨盡。無計謀生。只好幹些不規則的事業。擺擺碰和檯子。做做仙人跳。又敷衍了一時。這時候那一班。從前大戰陸稿薦的星宿。大多已經官司期滿。釋放

出監。他們這一場冤枉官司。正吃得有苦難言。有怨莫訴。這一口毒氣。末由發洩。却好這養媳婦。私設碰和檯。生意却也不惡。但人頭愈雜。風聲漸漸傳佈出去。被一班三十六個小弟兄知道。豈肯輕易放過。就馬上召集了一班惡煞。商議報復的計劃。聲勢十分浩大。早有人暗地裏。通知這養媳婦。把他們嚇得魂不附體。束手無措。心想從前呢。還有一班拼性命捨命。効死力的人。替他出頭。現在却早已東逃西散。一時那裏去召集。就是有幾個找得到。却是經了一番痛苦。利益又輪不到他。自己誰肯再作冤桶。替人効死。此時急得那養媳婦。真是上天無路。入地無門。過了一兩天。果然見馬路上。有三三兩兩。不衫不履的。尷尬人。成羣結隊的。在他們前左右。兜圈子。打唿哨。好俟專候着他。大有得而甘心的神氣。益發嚇得不敢出頭。緊緊的躲在房內。連門檻也不敢輕跨一步。正在存亡絕續之交。一髮千鈞之際。却來了一位救命王菩薩。這尊菩薩。既不是太白。金星。也不是黎山老母。乃是一個慣走賭

場替人擦角的一位閣老。這位閣老閑常沒有大戶頭。手裏沒錢化的時候。常來這裏走動。找些小油水。取些保險費。總算是這私窠子的一位保鏢。大首領。這一日又來揩油。恰巧這裏有這樣的一樁潑天大禍。那養媳婦。宛如小孩見了父母一般。孰把這一番歷史。原原本本的一字無遺。告訴了他。求他搭救。他聽了一番告訴。却不慌不忙。昂昂然的說道。這一點螞蟻般的小事。有我在這裏。怕他什麼。老古話。兵來將擋。水來土淹。上海地方。只要勢力強過他們。不怕他不俯首帖耳。情情愿愿的來降服。就叫天牌。吃地牌。斧頭吃鑿子。扣吃。如今他們糾合的是三十六個鄭家黨。宛如一班地煞星。我們只須去找一班長江小弟兒。勝似三十六個天罡星。以天罡克地煞。好似巡捕趕癩三。不怕他不屁滾屎流。望風奔潰。那養媳婦道。這裏沒有梁山泊。叫我往那裏去找。這天罡星。那保鏢的道。要找天罡星。也不難。就叫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我有一條門路。包管你一找即得。那養媳婦急問。

應第一回
事

是誰那保鏢的把大拇指一撓道。提起這人是大大的有名。這名吾且慢講。單講吾親眼目睹一樁大快人心的事兒。就曉得這人的力量。從前有一個杭州鄉里哥兒。初到上海。在堂子裏頭遇着了一班翻戲黨。那班翻戲見他鄉下土生。懦弱可欺。就用那最卑劣的手段。誘他賭博。哄他錢財。不料後來麻雀裏。找出五只九筒。被這哥兒識破。當場翻臉。激得這一班翻戲。惱羞成怒。索性給一個沒收場。把這哥兒飽打一頓。幾乎性命不保。幸虧隔房間有一位大好老。就是吾現在說的這。大大有名的人。打抱不平。把他們強行勸止。不料一班翻戲。兀自不服。又要勸他們到茶會上去評理。後來到了茶會上。那哥兒所喊的幾個人。都是弱蟲。見了一邊勢大人衆。早嚇得溜之乎也。只剩下這個哥兒。看看將要吃苦。幸虧這位打抱不平的大好老。同了一個長江老頭子。身邊一個伙伴。一到會場。就把老頭子的命令宣布。叫他們把騙哥兒的錢。如數交還。不得傷他一根毫毛。可笑這一班翻戲。聽了老頭子

的吩咐。比大總統的命令。還要利害。早諾諾連聲。情情願願的。把到手的金錢。果然雙手奉還。你想這哥兒的面子。大不大。若沒有這抱不平的大好老。去勾結老頭子替他出場。這哥兒不知要弄到什麼地步。那養媳婦聽得猴急。搶着問道。這個大好老。究屬有沒有名字的。那保鏢的道。莫慌。什麼人會沒有名字的。這個人現在做着壳。洋行的。買辦。海上名人的公子。大名鼎鼎。孫三爺。名字叫做孫筱山。便是。(以上均影第一回事) 這個人不但與老頭子非常契合。且交游廣大。敢作敢爲。真是海上唯一無二的大好老。你明天早上。趁東方剛要發白。覓一個空隙。悄悄地溜出去。投奔他。包管你討得救兵。解此重圍。那養媳婦道。好雖好。但是我一個伶仃弱女。既不認識這孫家的門戶。並且這一班惡煞。終日裏把守。萬一撞見。豈不是枉送性命。那保鏢的道。這個不妨。你只須明天備了貴重的東西。以備進見禮物。若說不認得孫宅。有我同着。儘管放心。就使怕撞見他們。一來清晨決不防備。二則

可以我去找幾個伙計。沿途保護。包你萬無一失。當下商量妥貼。一宵無話。已到來朝。那養媳婦。果然揀了幾種。輕便好攜的珍貴東西。隨身收拾妥當。那保標的也依時趕到。兩人靜悄悄的溜出後門。早見那保標找來的幾個保護人。暗地裏來關照。說此時並沒他邊的人。沿途都有我們人在那裏照料。儘可放膽前行。決無錯誤。馬車已叫他停在馬路口等候。二人聽了點了點頭。就放心膽大。向前疾走。不多一些已到馬路口。果見有一輛轎車。停在那裏。簾幔低垂。十分妥當。二人跳上車箱。閉了車門。那識相的馬夫。不問東西。就此馬上加鞭。風馳電驟般。往前疾走。路上不知兜了幾十個轉灣。不數條馬路。突然把車子停住。把那養媳吃了一大驚。心想定被三十六黨半途截獲。不得前進。這便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4 3220B

社會
新九尾龜第一集終

新九尾龜 第一集



一〇六

